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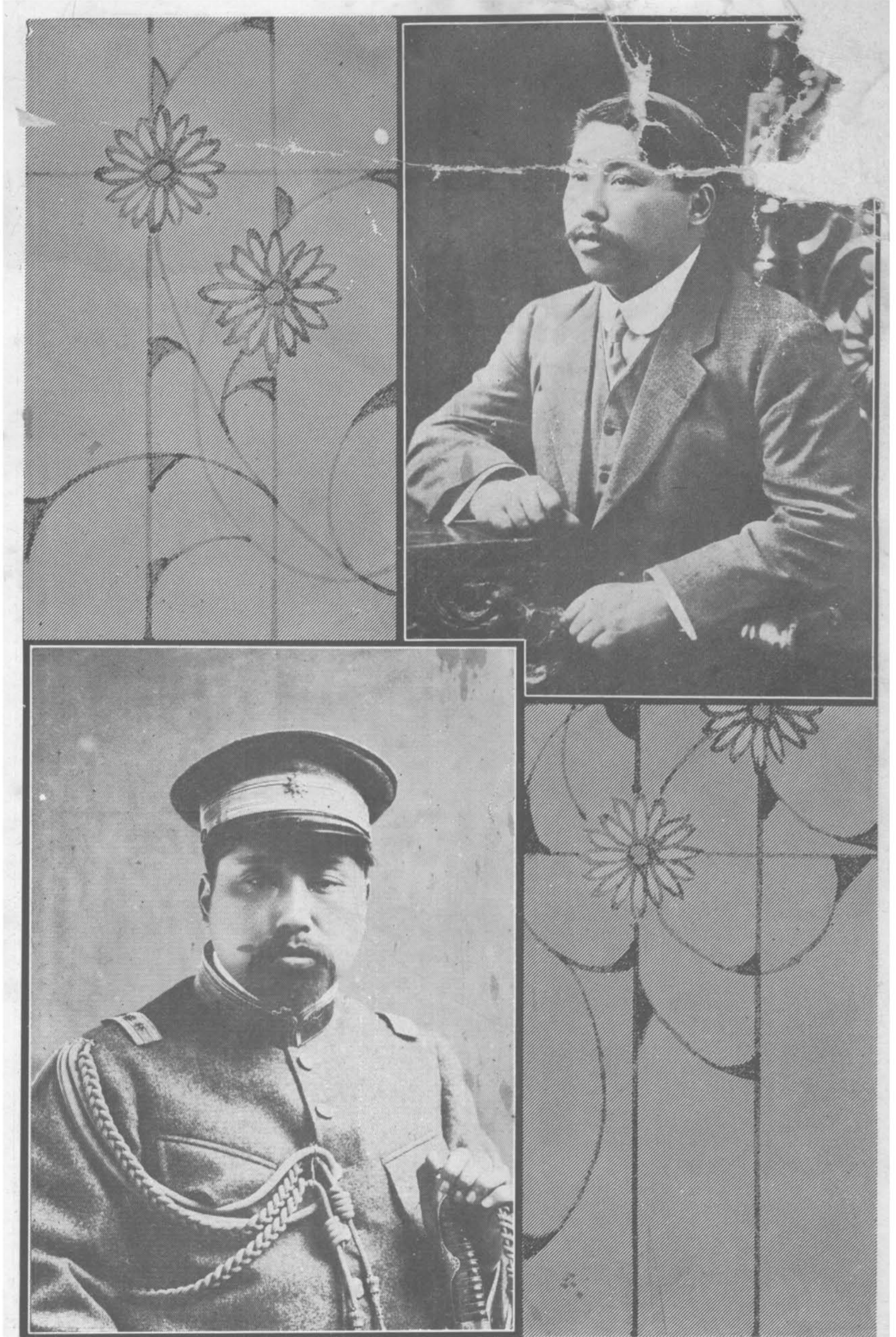
蔡松坡軼事 黃克強軼事

上海文藝編譯出版社出版

蔡黃
松克
坡強
軼
事



黃克強先生最近攝影



(下) 强克黄之時守留任 (上) 强克黄之時美留



(上海中華照相館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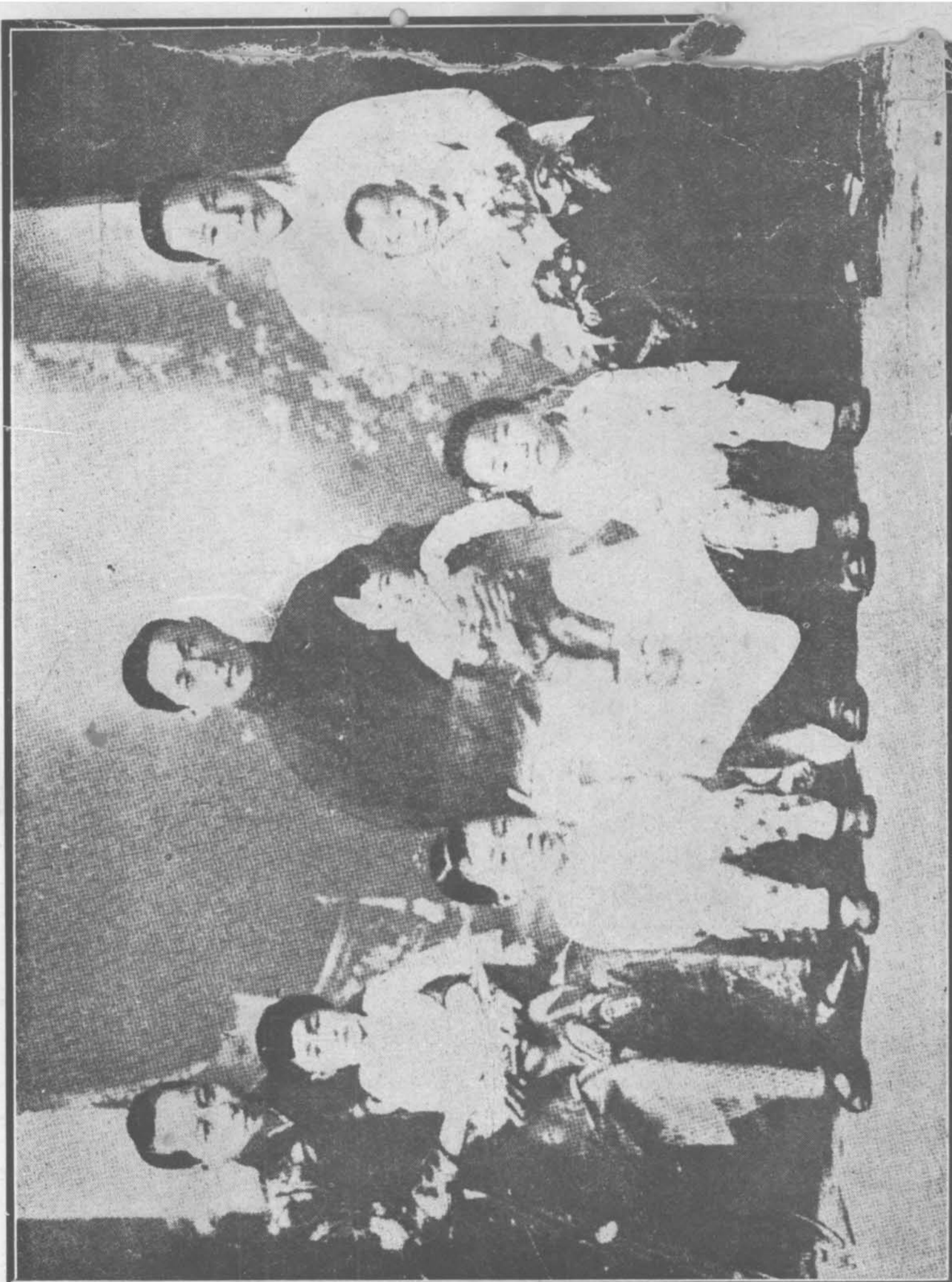
黃克強先生彌留之時攝影
圖中哀泣者一為黃先生之安

影 攝 之 時 殮 入 生 先 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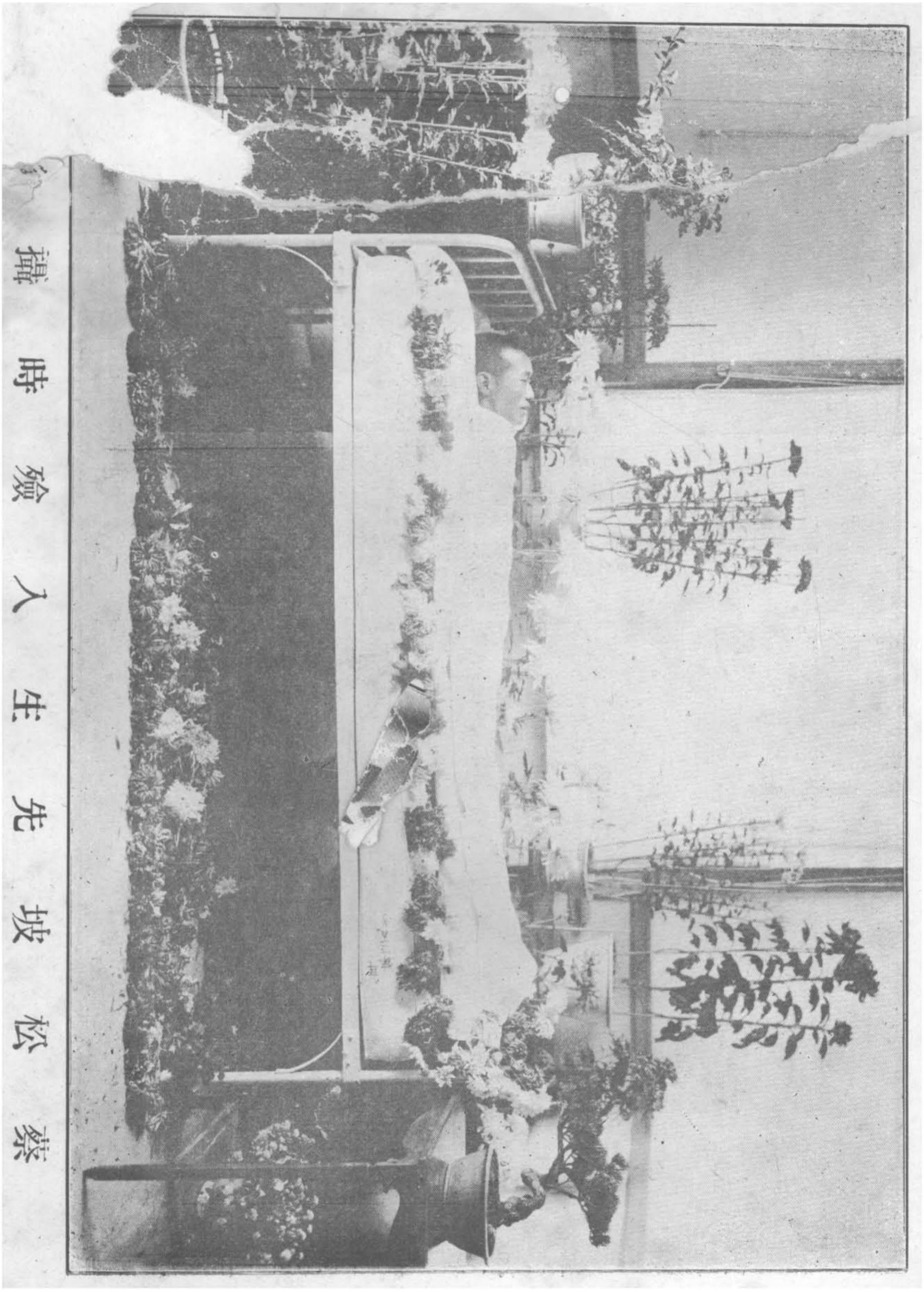




蔡松坡先生最近攝影



蔡松坡先生之家庭



蔡松坡先生殮時攝



俠 妓 筱 鳳 仙 小 影

序言

閱嘗與友人評論當世英雄而得兩人焉曰黃克強曰蔡松坡黃推翻滿清帝制者也蔡推翻袁氏帝制者也綜言之二公蓋爲當代第一偉人耳其苦心孤詣以及生平事蹟功業名譽論者固言之綦詳吾人毋事嘵嘵拾人牙慧以鋪張而揚厲之惟念兩公誕降於世界風雲萬變之時代慨然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爲己任果也有志者事成竟闢數千年來歷史上之一新紀元使吾民獲享和平幸福則信乎兩公之不虛此生也一則開闢於先一則保障於後於是而共和之魔障去矣於是而共和之基礎固矣此兩公之功之不容沒也然丁茲風潮瀕洞之際凡外交內政軍事財政犖犖數大端皆需人佐理以兩公之才之識之手腕之毅力之威望不可多觀使展其驥足行見我既貧且弱之國家循序漸底於富強之境域安知非意料中事嗟乎嗟乎奈何天不假二公以年忍令其長辭莊嚴燦爛民國決然舍去耶吾人悉此噩耗不禁膺蹕踊作十日哭蓋非僅爲二公個人悲實爲我中國前途痛耳雖然兩公死矣顧不死於被逮

滿。清。之。日。而。死。於。新。民。國。成。立。以。還。不。死。於。滇。川。血。戰。之。日。而。死。於。真。共。和。復。活。之。後。
兩。公。之。願。之。志。可。謂。遂。矣。孔。子。云。朝。聞。道。夕。死。斯。可。兩。公。之。死。殆。即。此。義。乎。今。者。兩。公。
往。矣。吾。人。回。溯。其。政。策。勳。業。及。遺。澤。輒。低。徊。想。像。而。弗。能。去。諸。懷。無。已。惟。撫。拾。遺。聞。軼。
事。徧。訪。兩。公。之。友。及。侍。從。又。復。登。報。徵。求。擇。取。投。稿。家。函。件。彙。編。成。冊。貢。諸。海。內。聊。誌。
景。仰。不。諉。之。意。而。已。天。懺。生。序。

黃克強軼事目錄

要翎頂做甚麼

盜劫人我即殺盜

我不願爲滿人用

與唐才常之關係

你嚇我我偏要幹

組織興華會

圖湘失敗之又一說

結識孫中山

迎老母妻子於日本

健兒喋血鎮南關

原來他是假內應

與熊成基之關係

一第豈能酬我志

試試我的手段

到底你是奴隸

留學東瀛

發起拒俄團

圖湘未成

狙擊王之春

一紙言論勝過十萬毛瑟

丁文耀破敗乃公事

出險之原因

與徐錫麟之關係

厚恤吳樾之家屬

喋血聲中之趣聞

能入能出方是好男兒

漢口殺敵第一功

據守漢陽

守鄂保湘之偉識

北軍焚燬漢口之原因

一曲令詞慨以慷

計止敵人攻武昌

不料居然假共和

袁家偵探探先生

我但知服從法律

黃興門與元洪門

設祭弔陣亡將士

弔宋教仁之輓聯

厚恤宋先生家屬

因愛民退出金陵

再造共和之準備

大罵胡瑛孫毓筠

暗助護國軍

著言論宣佈袁氏罪狀

破壞獨夫之借款

與古德諾之一席話

在美國略血

要求現政府之條件

料袁世凱必死

輓袁氏之聯語

願爲民國暗助

爲憂國咯血

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

力辭勳一位

至死猶不忘國

病日死日之紀念

治天下如弈棋

好學食無求飽

心服曾滌生

白門微行時之議論

抵掌縱談天下時

手書石達開詩

我欲養成愛國學生

不願爲湖南軍長

遇恤落魄黨人

國慶日致疾

咯血卽以報國

哲人萎矣

弔唁者之多

不遇知音不肯言

筆墨銘

興華社之組織

奇氣鬱勃少年詩

臨風遙弔黃花崗

文字之革命

他不失敗做甚麼

與陳英士之諧謔

與太倉一耶談革命

長崎之偵探何來

太平洋舟中詩

日人古島一英之識人

八指將軍

編纂開國紀事

爲唐才常刻遺集

死且不怕誰怕火麼

訪求遺民故蹟

以古語釋民權二字

遣人慰問甯太一

勇義親王值甚麼

四字之家書

良言規勸熊成基

片言嚇煞老冬烘

精稿不磨之議論

避饒可權之詈語

可歌可泣一封書

長聯輓弔楊篤生

佩服無名英雄

南洋舟中遇異僧

斷橋拒敵

慰勞學生軍

三十九歲生辰詩

和譚石屏詩

祝民國報詩

同盟會之組織

致美人之長函

刊刻林烈士之遺集

外人亦欽佩黃先生

贈陳悔叟聯

黃克強軼事目錄

黃克強軼事目錄終

黃克強軼事

天幟生
冬山合編

要翎頂做甚麼

君、黃姓。原名軫，字厪午。後更名興，號克強。湘之長沙人也。世居善化縣之東鄉。黃降生。不數年。其父卽逝。聞黃週歲之期。其父母置人世一切之物於几上。抱兒至。令之觀。更聽其隨手取擇。以覘兒他日之窮通顯達。蓋湘省之俗例也。黃探手獨取刀劍與筆墨。孜孜笑不已。父母甚喜。其戚友皆謂是兒將來必有出將入相之希望。乃戲以翎頂與之握。黃弗受。強予之。擲於數步外。且啼哭不已。彼在襁褓中。即視滿清騙人之名器如仇也。俗云。即小見大。信然。

一第豈能酬我志

七八歲時。其寡母卽使之入塾讀書。性質穎慧。過目輒成誦。師愛之。顧其爲人沈默。不苟言笑。與同學諸生。罕有往來。比長。師教以作文。不喜咕嗶帖括之學。然又以寡母屬望。冀殷。乃勉從事於章句之學。所作文字。有奇突氣。師嘗誡之曰。汝文縱橫排宕。施之

於闈場。始相當。若以是欲博一衿。非所宜也。黃爲師傳督責。不得不斂才就範。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明年又食餼。鄉試啓行前之夕。戚友皆置酒祖餞。且諛其春秋榜上。當有飛黃騰達之一日。先生愀然。謂志不在此。今茲赴省。蓋藉以游歷各處風景也。記其別母應試感懷詩一章。中有二句云。『一第豈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頭親。』可以覘先生懷抱矣。

盜劫人我卽殺盜

君於文事之外。更嫻武術。平居無事。時喜控烈馬舞劍以爲樂。從之游者。實繁有徒。善化民風。強悍且多盜。常有連劫數家之巨案發生。受害者卽鳴之官府。十訴而九不獲焉。先生怒然憂之。乃號召鄉民。組織一團體。實行守望相助之義。境中賴以粗安。一日。有盜首童老么者。夙涎某村之富戶某甲。雄於資。糾集黨羽百餘人。行劫鄉團。聞耗持械往。以衆寡之勢不敵。將失敗。先生仗劍馳馬。突入盜叢。喑鳴咤叱。手刃數人。盜皆披靡。更獲童老么以返。集鄉團會議。磋商處置之策。適善化縣宰亦率壯丁至。見盜首已獲。晤先生。賀其功。且欲拘童歸署。照案懲辦。先生嚴拒其請。更譏之曰。我自捍衛我鄉。

里。乃應盡之義務。何勞賀爲。且國家使公宰是邑。將以除暴安民也。公平時於捕盜之責。廢弛不顧。茲見盜首爲吾儕所執。請移歸貴署嚴懲。然則將掠吾儕之勞。而爲一己邀功地。俾達升官發財目的耶。雖然。吾自有術治之。言已。出白刃。竟決童首。笑謂邑宰曰。吾是舉。較公對付盜之手段。尤直捷痛快也。宰不能答而退。

試試我的手段

先生賦性豪爽。且喜雪不平。家居時。凡鄉鄰有貧乏者。爭鬪者。輒周濟而排解之。以故當時有任俠之稱。會里中有曾紳者。虎而冠也。因夙涎鄰婦美。遂設計陷夫於獄。而奪其妻。先生聞是事。久欲嚴懲之。而卒未得間。一日。東村某甲爲子授室。先生因與之有葭莩誼。詰晨往賀。至則見曾紳在焉。曾素雄於資。目無餘子。及入席。誼笑自若。睥睨一切。時先生坐次。與曾接近。乃故翻其杯中餘瀝。潑曾衣盡溼。曾大怒。惜曰。誰家豚犢兒。竟無禮至此。先生抗聲曰。吾污若衣。若弗能恕。若污人妻。人胡以吞聲忍受乎。曾以其揭己短也。彪怒愈熾。擬批先生頰。先生乘其不備。遽捉曾髮出。席拳足交施。狂毆無算。主人聞聲出。多方排解。先生始釋手。及視曾。目赤面腫。獐乃如鬼。欲與先生結訟。嗣經

主人一再謝過。其事始寢。然曾自受此重創。不敢夜郎自大矣。

我不願爲滿人用

先生以困居里閭。終非長久之策。欲出而閱世。適鄂督張之洞。在省垣創設兩湖書院。招考湘鄂士子。入院肄業。先生知張督固先天下而新者。乃稟之於堂上。欲往與試。太夫人許之。於是束裝就道。比抵鄂。試冠其曹。張頗垂青睞。入院後。於課程餘閒。悉購西洋革命史及盧梭民約論諸書。朝夕盥誦。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於腦蒂中矣。然卒未敢向同學者道及一字。居年餘。有白逾恆者。亦入院肄業。先生與之語。大悅。遂訂交焉。又見白之爲人。強毅堅忍。非他生可比。因以己之素志告。白亦贊同其旨。比暑假大考。先生試列最優等。鄂督張之洞。召之入署。勉勵有加。先生漫應之。返院。私謂白逾恆曰。吾儕求學。豈爲滿人效忠地也。蓋將造成有用之才。以備他日爲我漢族揚眉吐氣耳。彼袞袞諸公。烏識我之蓄意哉。白誠以嚴守祕密。先生頷之。故先生在兩湖書院二年。有奇。凡院長教員及同學諸生。卒末由窺其底蘊云。

到底你是奴隸

時兩湖書院監學。爲武昌知府梁鼎芬。每屆寒暑假時。梁必召集諸生演說。以忠君愛國之語相勗。先生獨梗其議。謂忠君與愛國。是二非一。梁詰之。先生侃侃答曰。忠君者。忠於一人。乃狹義也。國者。爲我四萬萬同胞集合團體而成。此廣義也。若混合忠愛言之。彼爲之君主者。苟出一令。與一法。而不利於國。然則吾同胞亦將俯首聽命。而不思揀正而改革乎。若曰單純愛國。烏能以忠君兩字滲入耶。梁惡其忤己。怒形於色。先生弗之顧。仍言笑自若。以故梁嫉先生甚。屢譖於張香濤。擬除名而逐之。張愛先生青年英才。卒弗之聽。

與唐才常之關係

光緒二十五年。唐才常之變。先生實與其謀。先是唐亦湘人。素抱種族革命思想。以武漢據天下上游。欲於是地着手。因糾合同志。陸續來鄂。從事進行。先生與唐在鄉里素稔。一日。晤唐於黃鶴樓。因握手畧道闊別。且叩來此胡爲。唐固知先生爲人。乃以實告。且要其表示同意。先生無難色。慨然諾之。且曰。兩湖書院。爲官家創辦。余肄業此間。頗受重重壓制之苦。脫有不慎。匪惟於事無濟也。且有後災。今而後吾惟爲君擔任暗中。

運動之責。苟寬我時日。當有以報命也。唐躡其說。無何唐起事。失敗被逮。卒罹於法。獨未波及先生。蓋無予人以可抵之隙也。其用心彌苦矣。

留學東瀛

嗣先生鑒於唐之往事。以久居鄂中。伏處齷齪官僚肘腋之下。終弗能展其所志。亟欲他適。因無相當地址。旋亦止。會滿廷有派學生赴東留學之諭。令下。其時風氣未開。一般頑固頭腦。恆視遠涉重洋爲畏途。因相與裹足。先生獨奮然興起。以官費生至日本。肄業於東京師範大學校。此光緒二十五年事也。

你嚇我我偏要幹

先生既之東京。晤章太炎、陳天華、劉揆一、宋教仁諸子。與語大悅。初章陳諸君久嫉滿清政治之腐敗。其游學海外。蓋欲實行其革命主義也。及遇先生。畧談懷抱。其志趣不謀而合。遂訂交焉。於是課餘晷刻。專任聯絡華人同志感情。久之。繼續加入者。不下數百人。每屆星期。輒糾合黨衆。開祕密會議。先生登臺演說。痛詆滿人之罪狀。聲淚俱下。咸爲之動容。事爲駐日公使汪大燮所聞。要日警干涉。先生與諸子。雖不敢公然開會。

集議。然其銳意進行之方針。卒未嘗因此而稍稍中止也。

發起拒俄團

未幾、某國覬覦滿洲之問題發生。遠東風雲。瞬息萬變。其時東西洋留學生抱愛國熱忱者。無不函電交馳。質問清廷。並借箸代籌對付之策。先生在東。與章宋諸君密議。謂丁茲危急存亡之秋。決對非吾儕口舌所能爭強者。不如趁此時機。組織拒某國團體。更假此名義。藉圖積極進行革命事業。庶不至啓汪使之疑團。章宋等善其計。無何。清政府與某國交涉。卒歸失敗。先生得是耗。焦急萬狀。咯血斗餘。章宋諸君召醫士爲之診治。旬日始瘳。先生嘗慨然曰。中國大局。破壞已達極點。今而後惟有實行革命。始可救危亡於萬一耳。

組織興華會

光緒二十九年。先生畢業於東京學校。與宋致仁、陳天華、劉揆一。偕行歸國。旋里省親。既而創設一學堂於長沙。英年學子。咸歸之若鶩。先生於課餘得暇。輒於諸生傳播革命種子。積久。歸附加入者。實繁有徒。又與陳劉宋三君。就學校中組織一興華會。共同

提倡革命事業。公舉先生爲該會之總幹事。陳劉宋副之。

圖湘未成

先生又以革命事業。非可恃空言卽畢乃事者。苟無憑借。則終蹈坐談不能起行之弊。乃提議降格相求。擬聯絡哥老會。以厚己勢力。衆悉贊成之。會有曾國章者。湖南全省之會首也。其徒衆約數千人。散佈於各處。先生乃折節下交。親往游說。曾爲其所動。許之。遂潛招其黨至湘。支配已定。將於某日舉火爲號。先攻撫署。爲根據地。不料事機未密。有洩其謀於清撫岑春煊。所行未果。岑撫更下令軍警。大索先生。先生與劉陳宋三君。易服潛逃上海。

圖湘失敗之又一說

又一說。時清室西后。秉國大政。年耄而穢張。是年適七十誕辰。各省皆貢珠玉鑽石之供。競異爭奇。羣相取媚。后又於宮中設燈市。召集京滬名伶演劇。置酒大譙。羣臣有馬烈士福益者。亦革命之健將。而與先生最友善者也。因湘撫之貢獻。窮極侈麗。可爲各省冠。乃與先生謀。欲乘間埋炸彈轟撫署。藉以攫其貢物。充革命經費。先生諱其謀。詎

事洩。湘撫潛派軍隊。逮馬。殺之。先生及陳劉宋等。僅以身免。遂遁之江西某友家。匿迹三星期。始至上海。二說未知孰是。姑並存之。

狙擊王之春

先生伏處滬上。數閱月。得武漢諸同志之函招。乃易裝復至漢口。未幾。仍回上海。是時前安徽巡撫王之春。奉清廷命。赴廣西撫院任。道經滬上。假寓於英界某旅館。先生知王素仇視黨人。陰使同志萬某。狙伺於四馬路大新街口金粟香大餐館側。覘王出。遽出手槍擊之。僅傷及王之扈從。適英捕聞警。齎集。萬某就捕。先生乘間遁。後知清政府下令大索已。亟東渡。

結識孫中山

先生既之日本。走訪從前故友。半皆星散。侘傺無聊。日酣飲於市。有宮崎寅藏者。日本之在野黨也。是日亦在市中。睹先生狀。驅而與之握手。叩其姓氏。先生具以告。又詢以何來。先生畧述梗概。宮崎君曰。貴國中有孫中山者。君識之否。彼正從事革命。慮黨勢單薄。欲羅致志士爲己助。君盍往依之乎。果有此志。余願爲曹邱生。先生大喜。要宮崎

爲介。謁孫中山於東京寓廬。握手數語。轉恨相見之晚。此際海內外依附孫中山者不下數千人。先生與中山遂假宮崎私第開同盟會。更釐訂簡章。舉幹事。中山被選爲總理。先生執行東京同盟會機關部部長。至此先生乃純粹爲革命黨人矣。

一紙言論勝過十萬毛瑟

孫中山宗旨第一在推廣聯絡與運動。乃隻身往南洋羣島遊說華僑。以期普及進行。總理一席。卽要先生暫代。先生對於黨務黨綱。悉心擘劃。佈置周詳。更集資創辦民報。函邀章太炎宋教仁汪精衛諸君至。主持筆政。而鼓吹革命之事業。實先生之提倡也。

迎老母妻子於日本

其時適得其太夫人之家書。謂湘中官吏以先生投身民黨。欲逮其家屬而着交焉。刻正無安置之所。先生得悉。乃喬裝星夜歸善化。奉母及妻子至日本。蓋先生於入泮後卽授室。生子二。長一歐。年十四。次一中。甫數齡耳。（按此就彼時言之。今則有子四人矣。）祇以奔走革命。致踈家庭之樂。今則海外團聚。始獲稍償志願。洵幸事也。

丁文耀破敗乃公事

先生在東。主持黨務。屢得孫中山海外電告。謂兩粵逼處濱海。得天然之形勢。且該兩省人民。被歐美文化。實先於各省。果吾儕義旗高舉。則響應者必多。先生乃召集同志。開祕密會議。衆皆贊成之。遂有河口之役。中山擔任軍械餉糈。先生爲總司令。此光緒丙午三十二年四月事也。先是河口守將丁文耀。於數日前。卽得所部報告。言革命黨人。將於是處爲起義地點。丁急致密電於兩廣總督周馥。請其檄調附近鄰縣之兵隊。馳往河口防堵。先生及諸同志。知丁已有備也。計不如早爲之計。先發制人。先生左槍右刃。親冒矢石。與清軍鏖戰。激鬪至數小時之久。卒以衆寡之勢弗敵。遂失敗。同志被逮者。凡四人。先生微服而遁之香港。然亦險矣。

健兒喋血鎮南關

既之香港。時同志陸續來歸者甚衆。於是暫居該埠。爲養銳待時計。會欽廉等縣。有土匪滋事。勢極猖獗。粵大吏調駐守鎮南關之軍士。馳往欽廉會剿。先生與諸同志磋商。擬乘虛出其不意。襲鎮南關爲根據地。乃剋期出發。比至鎮南。賃屋以居。潛設機關部於內。迨組織就緒。決定七月十五日起事。諸同志奮不顧身。進攻弗稍却。鎮南兵士悉

孱弱不武者。勢將失守。正危急間。而清師抽調赴欽廉之勁卒返矣。初省吏派該軍至欽廉也。本爲攻克土匪。及行至半途。卽得欽廉官吏來電。謂該匪已平。故鎮南之軍。中道折回。實出人意料之外。當時先生所部。腹背受敵。勢漸不支。諸同志死亡者過半。生擒者數人。先生僅以身免。卽日過返東京。

出險之原因

當先生之出險也。其間又有一段軼事。亟錄之以供讀吾書者諸君之談助。鎮南關之役。民軍既遭失敗。四出逃竄。清師散隊包圍。眞箇鳥飛不過。先生苦不得出。急由某姓之後園破牆躍入。園丁駭甚。奔告主人。欲執先生而獻之。主人怒。面斥園丁。邀先生入密室藏匿。先生恐其蓄意弗良。遊移兩可。主人手刃園丁。以堅其信。先生乃不疑。蓋某主人世居鎮南。曩曾出仕爲太守。嗣因清政不綱。憤而辭職歸隱。茲見先生大舉革命之師。甚重其爲人也。先生匿某家。凡一星期。旋探清師防守稍懈。始易裝去。

原來他是假內應

光緒三十一年。先生又率同志赴欽廉等處。圖謀獨立。不幸又遭失敗。先是欽州防軍

營統領顏天驥。與先生有桑梓之誼。先生乃以同鄉名義往謁。相見之下。談笑甚歡。顏詢來此胡爲。先生詭言就欽州學校之聘。充當教員。顏遂信之不疑。及往來日久。先生見顏人極豪邁。乃微露其運動起事之旨。顏不動聲色。僞應之。且約以某日響應。及先生去。顏逕往告密。上峯囑其將機就計。以冀一鼓成擒。某日之夕。先生偕諸同志往攻提鎮署。見署中虛無一人。大疑。知事弗諧。呼同志速退。行未數十武。顏挈兵士至。四面圍攻。先生急智生。轉入僻巷。會巷中有一關帝廟。年久失修。頽垣圯壁。不蔽風日。先生遂梯垣登屋伏於上。閱一晝夜。始脫險。是役也。同志死者計六人云。

與徐錫麟之關係

先生伏處東京。對於革命事業。仍進行不懈。時孫中山已赴歐美各洲。游說旅外僑商。所有機關總部一切規劃。悉委之先生。雖迭次起義。未能償願。而各省有志之士。聞風歸附。加入同盟會者。竟至數萬人之多。積久。聲勢益大。有浙人徐錫麟者。就學於日本警察學校。景仰先生名。走訪於寓廬。與語大悅。遂訂交焉。旋任徐總部中幹事。籌畫一切。深資臂助。迨徐速成卒業歸國。瀕行。先生置酒爲之祖餞。且詰之曰。子將何以報吾

黨也。徐作簡單之語答曰。今茲第一着。惟有實行由種族革命上入手耳。先生撫徐臂。作誠懇語曰。子言實先獲我心矣。子好自爲之。他日再相見。徐諾而歸。未幾。徐入仕途。卽有刺殺皖撫恩銘之事。說者謂徐之槍殪大僚。其膽魄固非人所及。其實徐在東瀛。已先受先生之灌輸。始克有茲轟轟烈烈之偉舉也。

與熊成基之關係

揚人熊成基。亦同盟會中之健將。與先生雖未謀面。然極服膺其爲人。所謂千里神交是也。先生以圖謀革命。非藉重兵力不可。聞清政府實行徵兵制度。乃函致熊成基。嗾其應徵入伍。藉資運動軍隊。熊韙其議。遂投安徽十九協充當兵士。旋升授排長。多方聯絡。事機果成熟。乃乘太湖會操之際。省垣空虛。趁機舉事。因先以密函告先生。先生派黨中健兒。剋日來華。約爲外應。時清帝載湉升遐。秋操中輟。會操之軍。陸續返皖。熊迫不及待。遽使礮隊反正。殺管帶陳昌榮等數人。更於安慶東門外臨江寺後。燃巨礮。遙擊撫署。卒以外應未至。旋遭失敗。熊知所謀未遂。亟遁之哈爾濱。資斧斷絕。馳書報先生。先生急匯巨金。使之在哈僞言興辦實業。待時而動。詎事機不密。熊爲邏者所獲。

罹於法。先生在東聞耗。頓足長歎曰。吾黨中又弱一個也。

厚恤吳樾之家屬

贛人吳樾。謀刺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未中。被逮。死於獄。吳家況蕭條。身後殊無恆產。而母老妻孀子幼。啼飢號寒。慘不忍聞。親朋以其爲罪人之妻孥。恐受牽涉嫌疑。不敢矜恤。先生毅然籌集五千金。使人送諸其家。以爲養贍資。吳之母若妻。幾疑此項恤款。從天外飛來。蓋先生與吳素未謀面。茲不吝施與。其熱心有如此者。誠罕有也。

喋血聲中之趣聞

光緒崩。宣統繼位。載灃攝政。以素無經驗。黃口孺子之親貴。當茲國家危急存亡之重任。無惑乎外交內政。險象日生。先生怒然憂之。謂不卽此革命。則無以救中國瓜分之慘禍。以諸同志散處四方。乃奔走駭汗。號召集議。經營年餘。手續始完備。因有黃花崗之役。初。先生與衆密謀。歛舉義旗。仍宜以廣東爲起點。於是籌措巨款。購買軍火。裝載香港。然後陸續運至省城。剋期起事。而革命巨子。如趙聲、胡漢民、陳競存諸君。皆與是役。先後集合者。不下百餘人。公推先生爲總司令。先生率同志直撲督署。衛兵要截之。

先生開槍立殪十數人。衆皆披靡。時諸同志拋擲炸彈。霎時間。由儀門以至大堂火起。光燄燭天。粵督張鳴岐聞警。亟攜其愛妾。易裝從後門出。匿於四十二標之馬廄下。比先生偕衆入內室。遍肆搜索。不知張之所在。事後。有某報滑稽家。曾著一俳諧詩。嘲張云：『無端革黨逞干戈。焚燬衙門喚奈何。出走且將生命保。改裝敢把頂翎拖。標營廄下張堅帥。礮火光中小老婆。彷彿明皇西幸蜀。楊妃載往馬嵬坡。』亦一趣聞也。

能入能出方是好男兒

先是諸同志出其不意。進攻督署。故所向無敵。及鏖戰既久而槍彈告罄。矧廣州城內外之軍隊。聞警齊集。出死力襲擊民軍。民軍又困處孤城中。縱有外援。卒末由得入。以故先生志願。又弗能償。同志中赴難者。十死八九。知大事已去。乃隻身突圍出。兵隊自後追襲之。先生入一僻巷中。幸免被執。然城門嚴扃。終莫能飛越。此森森雉堞而去。於是伏處於草叢中者。一晝夜。明日之晨。城雖啟。顧軍士林立。盤查出入行人。綦嚴。又不敢輕於嘗試。會見有售餛飩者。負擔而至。且行且敲其竹筒。先生急智。生出數十金市其擔。且易其衣。更以塵垢塗己面。僞爲賣餛飩者。始出城而遁。嗟乎。廣州一役。犧牲七

十二人之生命。卒未達其目的。當時鮮有不歸咎於先生者。卽今日思之。彼時倡義。事雖未成。然實開是年八月十九日之先聲。斯爲極有價值之舉動也。

漢口殺敵第一功

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爲我支那四千餘年來歷史上放一種異樣光彩。留心時事者。言之綦詳。聞之耳熟。吾人不復作裝點門面語。充塞篇幅。惟是中關於先生之事實。方濡筆記載也。初先生自廣州失敗後。剋日之東京。收合同志。爲恢復之舉。及聞鄂中首義。亟遄回祖國。至上海。逕詣民立報館。晤宋教仁。（時宋爲民立報記者）與之商擬。趕赴武昌。助黎黃陂規劃一切。宋贊成其說。乃乘日本公司岳陽丸上駛。閱四晝夜。始達漢皋。時民軍與北軍戰弗利。由灞口退至歆生路。勢甚危急。先生要宋教仁暫居瀚南旅館。已急晤民軍將領何錫蕃。請將兵一團以破敵。何素耳先生名。見其欲助戰大喜。乃使所部隨之往。此際北兵將奪取歆生路。先生暗鳴咤叱。使軍士突出。敵幾疑飛將軍從天而降。大駭。倒戈狂奔。先生率衆追擊。至十里外方返。何錫蕃郊迎之。挽先生爲將伯。以備詰朝再與敵人疆場相見。先生曰。吾將渡江往謁黎公。後當效棉薄。

也。亟詣瀚南旅館。偕宋君至武昌。此九月初四日事也。

據守漢陽

先生既至武昌。軍氣爲之一振。晤黃陂。與語大悅。蓋黃陂素仰先生爲人。恨未謀面。茲正初次識荆也。黃陂慨然謂先生曰。此次革命事業。風發泉湧。曾幾何時。迭遭失利。克強其何以教我乎。先生鬚髮上指。毅然請自將一軍爲前驅。赴漢殺賊。黃陂壯其言。許之。於是抽調勁卒。檢點軍實。剋日渡江。未成行。而我軍失漢口之警。耗至矣。先生乃謂黃陂曰。漢陽形勢險惡。我守之則可以致敵人死命。今日之事。惟有屯兵龜山。據高屋建瓴之勢。匪惟防敵人分兵渡江。進襲武昌也。且可徐圖恢復。是役某願當其衝。黃陂聆是語。執其手曰。惟公是賴也。先生當夜渡江。抵漢陽。支配所部。分扼要隘。經營通夜。始畢其事。

守鄂保湘之偉識

當起義時。鄂垣節制之師。悉數調至澠口。劉家廟一帶。抵禦北軍。雖屢戰屢勝。然每次死傷甚多。以故我軍之精銳士卒。愈戰愈少。不得已。惟有以新募之軍充數。此輩未受

軍事教育。又初次與戰。毫無經驗。及兩軍對陣。不諳射擊。甚有開槍誤戕己軍。自殘同類。以致挫辱而復失漢口。此次隨先生守漢陽之兵士。亦係倉猝成戎者。先生知弗能臨敵。引以爲慮。乃電湘都督焦大鵬。抽勁旅來鄂爲助。其電文中之懇摯語云。『鄂省爲三湘門戶。若門戶一失。則敵人必進窺堂奧。我公於此。當泯界限之見。從速派兵來援。若武漢無恙。則三湘可高枕無憂。不然者。鄂失則湘亦未爲得也。況湖南湖北本一家乎。』焦得電。大爲感動。亟遣兵一團。兼程下駛。先生見湘軍勇敢善戰。更富於軍事智識。甚倚畀之。

北軍焚燬漢口之原因

其時清軍已佔據漢口。正養精蓄銳。以備剋期進攻漢陽。先生乃派游擊隊潛渡襄河。至漢口武聖廟後隄一帶。窺探敵師虛實。與北軍遇。輒巷戰。每戰敵皆受重創。蓋民軍爲武漢土著。街衢道路。咸熟悉。凡戰。民軍以半數與之鬪。分半軍繞間道抄襲其後。致北兵腹背受敵。以故所戰皆失利。民軍又匿居空屋中。虛掩其門。矚北兵至。突出激戰。敵驚而潰。民軍一面虛張聲勢。自後追擊。一面由別路抄出其前。迎頭痛擊。甚或無一

生還者。北軍怒極。乃縱火焚燬漢口全鎮。使街市彌望無垠。民軍乏藏匿之地。及漢鎮成一片焦土。先生始撤回游擊隊。與北軍開始構戰矣。

一曲令詞慨以慷

未幾漢陽爲北兵襲取。先生入武昌。謁見黃陂。相與執手痛哭移時。已而謂黃陂曰。今者漢陽雖失。而長江下游。如蘇浙等省。已先後獨立。某將星夜赴滬。乞得援軍來救鄂也。黃陂善之。派兵士送先生出草湖門。由大隄口繞道至毡呢廠。（是地對岸爲漢口租界。無北軍踪跡。彼時軍政府往返武漢間者。皆由此處。曾設官渡數艘。）渡江買棹而東。時則先生布衣草履。面目黧黑。宛然來自田間者。同舟搭客。竟不知其爲實行革命家之偉人也。先生在舟中。曾卽漢陽血戰之事。填一下山虎令詞。其最後數語云。『祖龍一炬咸陽燒。讀去聲。偌大商場地盡焦。革命事。又丟拋。都付與鄂江潮。』其聲情激越。讀之能不令人愴然涕下者乎。

計止敵人攻武昌

又一說。漢陽失守後。先生易裝。僞爲逃難者。匿居於城外賣漿者之家。以窺清軍之舉。

動時北兵既恢復漢陽。於龜山上燃巨礮。直向武昌遙射。先生偕同志。着和服。僞爲日本人。逕登龜山。操純粹日語。喝令北軍停止發礮。否則將與之開嚴重交涉。北軍將領詰其理由。先生謂武昌黎都督。因軍興需款。已將漢陽兵工廠及龜山要塞。抵押我國。爾軍果欲唯所欲爲。須償還一千萬之貸金。北軍弗知真僞。又憚其兵力強盛。卒允其請。武昌遂得安然無恙。又謂日本駐漢之保商軍艦艦長某君。與先生素有交誼。此次漢陽失守。先生不忍使燦爛武昌城。摧殘於北軍之手。故請於某君。派其所部偕己至清師司令部。詭詞以消兵禍。是舉雖冒險嘗試。然足覘先生之膽識過人也。

不料居然假共和

未幾和議告成。南北統一。老雄袁世凱。乘間攫取中華民國元首之席。臨時政府遷設北京。中山卽行退位。先生亦宣告解職。袁氏行使羈縻籠絡手段。使先生爲南京留守。坐鎮金陵。控制南方軍隊。先生始不可繼。思爲維持大局計。乃勉強應命。顧袁素以猜忌待人。遂下逐漸裁兵之令。溫語頻加。要先生辦理善後事宜。適贛軍譁變。先生聞警。耗與洪承點單騎往。手刃數人。亂軍始不敢動。先生乃當場演說。聲淚俱下。衆爲之動。

幸未釀成大故事。後又嚴懲首難之軍士。賠償商民之損失。旋自請袁氏。取消南京留守。退居上海。是年秋。先生得袁氏之招。詣京師。矚袁氏無誠意待人。小作勾留。即行返滬。謂所親者曰。彼人陰險很鷲。他日必懷異志。萬不料十餘年來。吾同胞志士犧牲無數。頭顱頸血。僅換取偽共和也。恐中原從此多事。則二次三次之革命。無已時也。言已。撫膺太息。

袁家偵探探先生

相傳先生至京時。袁世凱於表面上。極端予以優待。而潛使其心腹。日與先生周旋。藉以偵察其行止。先生固磊落光明者。在在率其本真。更胸無宿物。言出由衷。偶談及政治。輒不外三民主義。偵者據是語。返報袁氏。袁氏甚忌之。乃純用牢籠手段。榮之以勳位。封之以上將。授之以全國礦務督辦。先生明知其權術。毅然不爲所動。又京中人士。凡崇拜先生者。隨處皆開會歡迎。袁必使私黨數輩。僞爲來賓入會。美其詞曰。旁聽。實則專爲先生而來者。先生演說詞。私黨潛用鉛筆記載於簿冊上。歸而獻袁。袁覽畢。歎曰。克強乃吾腹心大患也。

我但知服從法律

一日袁邀先生至公府飲讌。在座者爲工商總長劉揆一。農林總長宋教仁。席間袁頌先生革命之功不已。先生淡然答曰。推翻滿清。乃吾黨應盡之天職。行其自然。何功之有。袁又問今後對於民國。當抱何項觀念。先生毅然曰。苟無背於法律者。吾當服從之。否則吾惟取決於民意以定行止耳。袁無語而忌之之心益甚。

黃興門與元洪門

先生在京兩旬有餘。卽興辭南旋。至上海。稍事部署。乃返里省親。湘中人士。以先生爲世界唯一偉人。咸開會歡迎之。又擬易長沙之小南門。爲黃興門。用彰先生殊勳。而垂永久紀念。先生以爲不可。且曰。吾奔走革命。係爲萬民謀幸福。非爲個人名譽計。今若此。轉授外人以口實矣。且此次革命告成。乃黃陂首發其難。論功當以黎公爲最。何鄂省公民。不聞有易漢陽門而爲元洪門乎。此舉吾不敢贊成也。衆僞應之。越日仍實行其事。先生亦無如何也。未幾。又至上海。

設祭弔陣亡將士

舟至漢口。黎黃陂派副官至江干迎迓。要之至武昌。把酒言歡。其樂無藝。武漢軍學商三界。聞先生蒞止。假抱冰堂開會。並撮小影。以誌嚮慕。先生復詣漢陽。考察兵工廠。又登龜山。回憶去年今日。正兩軍喋血之秋。曾幾何時。搆成嶄新民國。而茫茫黃土中。猶留健兒骸骨。碧血斑斕。染寸草仍赤。不覺淒然淚下。乃設祭致弔陣亡將士而返。

弔宋教仁之輓聯

當民國成立之後。革命志士。其稍無遠識者。羣以爲從此永享和平幸福。惟先生惄然隱憂。謂袁氏專橫。且其野心勃勃。不至破壞莊嚴燦爛之民國不止。因思有以防之。乃與孫中山易舊同盟會爲國民黨。力謀黨務之擴張。以固吾圉。蓋早有以窺見袁氏之隱也。然袁氏猜忌民黨之心。亦由是起。袁素知民黨與己。立於極端反對地位。欲悉數殲除之。以爲快。民國二年。遂有宋教仁被刺之巨案發生矣。當時海內志士。無不同表憤怒。先生曾有一輓聯云。『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寥寥數語。包括靡遺。蓋出自先生手筆也。』

厚恤宋先生家屬

宋先生爲湖南桃源縣人。家況本極蕭條。又因圖謀革命。寄居海外十餘年。老母妻子。皆賴宋筆耕餘資養贍。自民國成立。宋以國事爲前提。不遑爲身家計。以故雖位列農林總長。而仍一貧如洗。此次被害。先生糾合同志。醵資若干。匯交宋母。及宋君營葬。開北。凡購地建屋等事。亦皆先生總其成。不負死友之託。真可謂血性男兒矣。

因愛民退出金陵

自宋教仁被害後。南方人士。反對袁氏益力。袁氏恐有變故。乃派北軍南下。藉資鎮懾。又先後解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之任。使民黨失其自動能力。無如萬衆一心。其勃發之勢。如火燎原。不可遏抑。七月十二號。遂有潯陽之變。旅居上海之志士。亦謀蘇省響應。要先生佔領南京。反正。先生領之。七月十四日。先生偕同志數十人至寧。次日。即由都督程德全宣佈獨立。其時寧垣商民。無不額首稱慶。先生在寧十餘日。憫軍士乏餉。乃自出私囊發給。旋第八師長陳之驥。受袁氏運動。將爲內應。且蜚言四起。謂中央已派大兵剋期南下。恢復金陵。指顧間事。脫仍負固。將玉石不分。殲戮殆盡。一般無意識。

之徒。咸惴惴危懼。先生知人民尙未悟袁氏之奸。不忍以愛民者轉而害民。乃召集諸志士。開特別軍事會議。擬退出南京。再圖他計。諸志士深鑒先生之苦衷。羣韙其說。先生不動聲色。遂至上海。旋束裝東渡之日本。

再造共和之準備

自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先生嘗謂所親者曰。今茲所謀未遂。非正義有乖。乃普通國民爲袁政府之僞共和招牌所惑。尙未灼見其肺肝耳。以故有多數人不肯贊同此舉。今而後吾知勉矣。於是表面上持冷靜態度。而內幕則於實際上着手。以爲再造共和之準備。茲將其在東進行之事實。循序記載如下。

甲（取緩進主意）清政不綱。革命同志。抱推翻滿族宗旨。醞釀已久。直至辛亥。故一發不可收拾。所謂蓄之久而發之暴是也。袁氏當國。甫及兩年。其處心積慮。在在思消滅共和。復行專制。其在深謀遠識之士。固早已燭知其隱。然一般普通國民。則猶懵然罔覺。今宜取緩進主義。使養成袁氏之奸。迨多其罪而討之。俾世人曉然於吾儕非無意識之舉動。則目的可達而事成。

乙（取寬放主意）自共和告成後。黨派林立。其作用蓋欲各持政見。以造成完全強有力之國家。今則袁氏獨斷獨行。政黨失其效力。且排斥而消滅之。若吾黨不與他黨聯絡。則勢力既嫌單薄。且將多己之敵。亟宜廣通聲氣。固結感情。庶同舟共濟。奮力與專制魔王搏鬪。或可佔最後之勝利。

丙（養成軍官人才）第一次革命。吾黨投身軍界甚夥。然其中富有軍事智識者。固不乏人。而毫無戰鬪上經驗者。亦復不少。以故弗克操券而獲最後之勝利。今宜設軍官研習所。以造成此項人才。數年而後。可爲唯一無上之軍學家。

丁（創設法政學校）共和世界。乃爲法治國。從前吾黨中人。遇有國家重大交涉問題發生。不知憑法律解決。而惟叫囂踐躐。究其結果。迄不得要領。今乘此修養時代。宜培植法律人才。亦爲今時不容或緩之事。

以上四端。皆先生在日本數年來根本上之計劃也。未幾。歐洲戰事忽起。先生又創設歐事研究會。集黨中重要份子。從事討論。然其內容則以排除中國惡劣政治。爲維持現狀之方法。會中綱要。皆先生手定。其苦心孤詣。誠非他人所可及矣。先生嘗謂人曰。

革命以實行爲最難而實行家有盡義務與享權利之別。又有驚名與不驚名之分。吾今後方針匪惟無權利思想且將不求人知也。衆皆服膺其論。

大罵胡瑛孫毓筠

當籌安會之發生也。在東同志咸奔走駭汗。告之先生。先生慨然曰。吾早知彼人有今日也。此固意料中事。烏足爲怪。然吾所弗解者。胡經武孫少侯二人耳。彼素爲吾黨中激烈份子。而亦受專制魔王之牢籠。致利令智昏。貿然加入發起人之列。有損於吾黨價值。吾恨不手刃之。今而知人心之不可測度。有如此者。或問當此時機。正吾黨師出有名之日。亟宜歸國。謀第三次革命。先生曰。方今宇內。不少志士。必有反對彼人而興義師者。吾儕卽過程返。恐組織尙未就緒。早有人着吾先鞭矣。旋雲南唐蒙慶君稱兵。果如先生所言。

暗助護國軍

袁氏既實行帝制。其時海內外人士一般輿論。僉謂孫黃諸君必趁此時機。高舉義旗。與袁世凱反抗。而居留內地之同志。亦函電交馳。邀先生歸國。共謀進行。先生一一答

覆曰。吾欲圖三次革命。此際無尺寸之憑藉。非首由運動軍隊不可。然是非一朝一夕之事。特恐鞭長莫及耳。吾今而後。當力任援助也。比雲貴獨立。先生逆料南北將有激烈戰爭。乃遣軍官研習所中之中堅份子。遣程詣滇黔兩省助戰。故川中及湖南邊境之役。袁家軍屢次失敗。固蔡松坡君之調度有方。指揮得法。亦軍官研習所之人才有以收指臂之助也。先生又親赴美洲。游說華僑。助雲貴軍餉糈。故西南起義。各省財政不虞竭蹶者。又先生之力也。

著言論宣佈袁氏罪狀

先生在美。所至輒開會演說。時袁世凱挾其金錢魔力。賄囑美洲各報紙。極端鼓吹。痛詆中國人民。不適用於共和國度。以故受其惑者。不知凡幾。先生力闢其妄。更著言論。登載紐約日日新聞中。歷言袁氏謀爲不軌之罪狀。久之。僑民如夢初醒。無不罵袁氏之奸云。

破壞獨夫之借款

雲貴稱兵後。袁政府派重師南下。屯駐川湘兩省。其時經濟支絀。已達極點。袁乃密向

美國借巨款以充軍實磋商條約將達目的。先生在美聞是耗。上書投遞美政府。請取消是議。更臚陳袁氏之種種專橫。以及支那人民趨向共和之心理。美總統隨電令駐京公使。寢其事。說者謂先生破壞中美借款一端。其特殊之功。不亞於稱兵之唐劉陸諸公。設借款告成。則袁氏將盡舉此大宗金錢。以供軍需。竊恐兩方爭執。必至延長戰事。兵連禍結。則吾同胞之生命財產。其受直接與間接之損失者。不知伊於胡底。幸先生以一紙書。卒能使袁氏唾手可得之巨資。不克操縱軍隊。爲己效命。殆所謂弭禍於無形。歟。噫。厥功偉矣。

與古德諾之一席話

先生在美曾謁見古德諾氏。詰其何故有中國宜君主不宜民主之一語。致袁氏遂萌帝王思想。古氏謂貴國元首。近數年來一舉一動。與君主何所差別。吾當日之作是語。蓋反言之以探其隱。不圖彼竟據以爲實也。先生明知古氏遁詞。卽亦不暇深詰。古氏又詢曰。君夙號革命偉人。今袁氏不法。曷不助唐劉陸諸公。聲罪致討乎。先生曰。吾國人民。舍少數齷齪官僚。依附專制魔王外。其餘悉持反對態度。今茲倡義保障共和。蓋

皆吾黨之同志也。吾今至貴國。將含有其他作用。不足與外人道耳。古氏又問起義諸公。能否有堅持毅力。始終不渝。先生慨然曰。吾黨此時心目中。祇知有共和兩字。匪惟對於袁逆。征討不遺餘力。卽有一二簧鼓帝制妖言者。亦在所必誅。古氏知先生出語刺己。亟亂以他事而去。

在美國咯血

一日。汪精衛由英至紐約。晤先生於市上。相邀至濶拿脫立昂飯店飲讌。縱談祖國事。輒嗚咽流涕。已而先生慨然曰。西南稱兵。料其結果。足可推倒袁氏。茲事吾能預卜。所不能釋然者。共和復活後之國家。維持殊不易。特不知他日大局若何耳。言已。聲漸氣格。遽咯血斗餘。染衣衫盡赤。汪大驚。亟扶掖之。淒然曰。祖國握政權者。果盡如先生。何憂天下不底承平哉。乃勸之入醫院診治。數日而愈。

要求現政府之條件

先生在美幾半載。民國五年五月九日。始歸國。時袁氏已取消帝制。而猶戀棧總統一席。先生乃召集同志。開祕密會議於虹口東洋旅館。宣布數則。(一)亟電薄海人民。抵

死不承認袁世凱爲民國元首。須解職受法律上之裁判。以違叛之罪。(二)恢復民意機關。及民國元年之約法。(三)遵約法以副總統繼任。重行組織人才內閣。蓋當時各省志士。其壹意爭執者。亦不外是數端。然卽此足覘先生之所提議。固有合於大多數之心理。其識見至深而且鉅也。

料袁世凱必死

袁氏取消帝制後。既恚且恨。遂患尿毒之症。滬上有某報猶諱言其政躬違和。又云近已痊可。而一般輿論。以袁慣以詐術愚人。或者其疾。乃彼之假託。先生謂人曰。袁氏唾手可得之皇帝。爲吾同志反抗。竟爾消滅。烏有不憤怒者。吾料彼將死矣。又曰。吾爲彼代籌。惟一死最妙。若退位。難免嘗斷頭臺上之風味。病而死。猶彼之幸耳。未幾。袁果死。

輓袁氏之聯語

袁世凱死後。帝制元勳。及一般趨炎附勢之徒。如喪考妣。自不待言。先生曾製輓聯。以白素緞書就。郵寄京師。其文云。『算得個四十年來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籌安兩字。美名壹意進行。居然想學袁公路。』僅做了八旬三日。屋裏皇帝傷者短哉。援快活一。

時諺語兩相比較。畢竟差勝。郭彥威『嬉笑怒罵。既謔且虐。蓋出自先生手筆也。至袁氏諸子果懸掛與否。則不可知。大約置之字紙籠中矣。

願爲民國暗助

項城既死。黎黃陂雖依法繼任總統。而佔據京師要津者。則皆袁之心腹爪牙。先生謂人曰。黎公雖孚人望。然處荆天棘地中。仍爲不自由之元首。恐再造共和希望。一時尙難達到目的也。因糾合南方各志士。電致現政府。請嚴懲帝制禍首。恢復元年約法。從速召集國會。罷黜袁家黨羽。黃陂嘉其語。電招先生至京。任調和之責。同志咸慫恿其行。先生不許。且曰。吾苟力負是任。未始於國是無裨益。然不知者。必謂吾別有所謀耳。吾今抱定宗旨。對於今後國家。無在不暗中補助。不求人知。乃吾之素願也。衆服膺其論。

不願爲湖南軍長

黎黃陂就任。首先敦請孫黃諸君。出而助已。勉爲其難。先生則堅持與其巧取弗若拙守主義。自表面觀之。其態度極端冷淡。其實無時不以家國大事。縈繞寸心也。自湯薈

銘逃遁後。湘人曾公電政府。請任先生爲湖南軍長。元首總理。亦知非先生不克鎮懾三湘之地。因電致先生。徵其同意。先生以才不勝任爲辭。左右詢其故。先生曰。吾奔走國事二十餘年。乃爲吾人民謀。幸福非爲個人求權利地耳。方今共和復活。社會上宜改革之點。正多。吾今所抱政治。仍爲平民主義。與改良主義。苟於此着手。國家未始不得間接之補助。故歐西各國在野黨之責任。較身居民上者尤重。吾將本此旨以行之耳。其旨趣高尚心地。潔白有如此者。

爲憂國咯血

是時共和國家。雖曰再造。然京師內幕之暗潮迭起。先生時抱隱憂。無何某閣員與總理衝突發生。一時讜言四起。幾有岌岌可危之勢。先生驟聆是耗。慨然曰。吾黨健全份子所抱宗旨。但知有義務。不知有權利。今某之所爲。是假我民黨之標幟。爲搗亂國家之作用。匪惟吾黨價值爲彼一人掃地殆盡。且挑撥府院之惡感。陷國家於危險地位。誠可恨也。言已。嘔血不止。說者謂先生致死之由。實基於此。

週恤落魄黨人

袁死黎繼。各省獨立。皆次第取消。而從前籌集上海討袁之革命黨徒。不下數萬人。率皆衣食維艱。資斧無着。先生憫之。因與孫中山及唐柏諸君商榷。公電政府。請其助資遣散。俾不至流落滬上。雖經政府先後撥款十數萬元。飭官廳調查人數。編制清冊。擇期給發。然種種手續。不無需延時日。黨人急不能待。咸趨詣先生私第告貸。先生無難色。立予接濟。計數月間。所費不貲。據人云。一日。有同志患瘡。死於逆旅。衣棺等費。一無所有。先生出資爲之營葬。而囊金不足。乃質衣勉湊數十元。始克成殮。黨徒咸頌其德弗衰。至零星碎款。週恤貧無所依者。亦恆有之事也。

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

時京師一般腐敗齷齪官僚。仍把持政局。又有某使妄自干涉國是。先生嘗太息若輩爲保全飯碗之事甚小。而貽誤國家前途。則其害甚巨。會民黨中激烈份子。將施以激烈手段。先生亟止之曰。吾儕獲覩共和再造。真莫大幸福。政海中苟有一二違法舉動者。當以法律解決。須知今後世界。吾儕宜改易破壞主義。而爲建設手續。縱權不我操。亦當維持於其後。蓋權利固吾人所不爭。然義務二字。則吾人有生一日。存者決不能。

稍卸其責。所謂功成身退者。不過棄權利而弗受。非置國家於不問也。黨徒躓其說。人第知推翻滿清之功。先生首屈一指。其實維持共和復活後之民國。其功則尤偉而且鉅也。

國慶日致疾

十月十號。爲武昌首義之國慶紀念日。先期先生曾邀集在滬同志。將齊集味菴園。共申慶祝。是日先生起最早。因散步於法界霞飛路私宅之庭除間。忽覺耳鳴目眩。欲入室休憩。未舉步。熱血卽由口中噴出。暈然而仆。昏無所知。時先生之太夫人及夫人二三四公子。俱僑寓日本長崎。祇有長子一歐君。隨侍在側。見先生狀大驚。亟延德醫士具禮氏至。施以治標藥劑。先生微甦。乃命侍者分告諸同志。謂味菴園之約。不果來。諸同志咸爲之不樂。是日慶祝之典。卽行中止。

力辭勳一位

午後。適得京師電音。至黎黃陂已授公以勳一位榮典。先生慨然曰。吾奔走革命二十年。乃吾對於國民應盡之職務。無勞績之可言。元首以是位畀我。實深慚惡。乃就病榻。

上。使公子一歐屬稿。並口授辭呈。即時拍發政府。婉詞卻謝。其盛德謙光。不可及也。

咯血卽以報國

咯血之後。先生卽以接應室爲病室。悉心調養。數日後。稍稍復其常態。然精神則殊。憊。有日。人宮崎滔天氏者。素與先生友善。聞其病。命駕至私第。詢問病況。先生撫宮崎氏之臂曰。吾自涉世以來。卽抱憂國之念。吾之致疾。由來已久。蓋非身病。乃心病耳。顧吾之身。一日存在。則吾憂國之心。不容或已。今茲忽膺此症。或者吾一腔熱血。猶有未盡。故悉數吐瀉。以報我國民乎。果爾。吾殆將死矣。宮崎聞是語。爲之涕下。誠先生安心珍攝。俾早就痊而去。

至死猶不忘國

先生偃臥牀蓐旬日。漸次稍愈。初猶遵醫士囑。屏絕一切。繼則因關心時局。每於病榻上。詢侍者以國事。得悉老西開交涉案。及近時政海中暗潮。則焦灼萬分。大有喑鳴咤叱之勢。公子一歐。屢次苦諫。先生卒不之聽。未幾。突覺肝部膨脹。致夜來失眠。亟召醫士具禮氏診視。謂胃潰癰腐。施以針灸。初猶見效。嗣卽弗濟矣。明日。皮膚忽發現一種

黃色。醫士謂膽汁流入血管所致。俄而失血不止。時唐少川孫中山兩先生至。詢以病狀。先生自知不起。猶拳拳囑兩公維持民國前途。且曰。吾死後。國家苟日臻富強。則吾雖死而猶生也。兩先生含淚而應。更出數語慰藉之。時十月三十日也。

哲人萎矣

次日午前三時許。又咯血無算。復招醫士投以藥水。無效。旋宮崎滔天氏戾止。又代延日醫佐佐木金太郎至。診視一週。謂無藥救。公子一歐哭之哀。先生於榻上徐徐瞬。其二目喘息。言曰。吾死。汝勿泣。須留此一副急淚。爲他日蒼生哭。則吾有子矣。延至午後四時三十分鐘。竟溘然長逝。吾書至此。吾心碎。手顫。腕僵矣。痛哉。

病日死日之紀念

先生致疾於共和復活後之第一國慶日。其逝也。乃在副總統選定後之翌晨。亦卽日本國慶之天長節。斯亦奇矣。今後凡我同胞。每屆年年國慶之期。當憶及我當代革命偉人。於是日染病。更因此而追念先生作古。是又一吾人之大紀念日也。

弔唁者之多

先生逝世後。在滬諸同志。咸詣徐家匯福開森路新宅。撫屍痛哭。其公子一歐。一面電告中央政府。及各省軍民兩長。一面電請太夫人及夫人暨二三四子。剋期歸國。殯殮之日。往弔者不下數千人。遠道者自總統而下。皆致唁電。且各有餽贖。不復贅述。卽此足覘先生平時爲人愛戴深矣。

治天下如弈棋

克強長於文藝。尤工書法。趙伯先亦能文章。而最喜圍棋。一日。二人相遇。伯先以爲克強必能棋也。黜與之弈。克強辭不能。伯先笑曰。誰料黃克強不解棋乎。克強笑應之曰。雕蟲小技。何足道哉。伯先曰。不然。吾視棋如兵也。攻守進退之策。取與襲奪之方。於棋然於兵亦然。伯先意氣飛揚。不可一世。當其爲此言時。大笑推案而起。棋子翻覆滿地。棋局亦裂爲兩片。克強愀然曰。君忍見河山破碎乎。河山指棋局言也。伯先亦鬱鬱不樂。乃呼酒痛飲而散。

不遇知音不肯言

克強肄業兩湖書院時。英勃之氣。不可自遏。時時見之於言論。丰采之間。時士大夫初

談新學。大抵震於西人之船堅礮利。及工商業之發達。羣起效之。又復襲其皮毛。遺其精神。至若立國之根本。更茫乎未之知也。克強是時。獨有見及此。嘗語人曰。吾國苟欲振刷精神。勉爲強國。不當於此形式上求之也。或問曰。然則如何而可。克強曰。難言矣。因默然不語。繼而曰。欲建新屋者。不可不先毀其故居。苟不然者。就敗壁破簷而粉刷之。自命爲新居也。是欺人乎。抑自欺乎。問者聞其言。噤不能語。卒恐以此遭清廷之羅織也。乃爲他語以亂之曰。厯吾（按克強初字厯吾）乃欲學圻者乎。誠宜自惜。毋操此微賤之業也。克強亦悟其意。以後非遇知己者。不肯輕吐其壯志矣。

好學食無求飽

兩湖書院學生百數十人。借宿寄食於院中者大半。每屆食時。以鳴鐘爲號。學生聞鐘而至膳堂。蓋與今日學堂相同。而學生每於鳴鐘之前。紛紛先聚於膳堂左右。喧譁嘈雜。其情形又與今日學生無二也。獨克強不聞鐘鳴。不往膳堂。而其讀書處。去膳堂又遠。及聞鐘聲。復需整理筆墨。然後出門。往往纔至膳堂門外。已遇他人食畢而出。於是乃枵腹而返。或則略購饅首。燒餅等。以充飢。而逐日如是。所需甚巨。嘗自節省。往往日

只食一餐云。

筆墨銘

克強嘗有筆墨銘各一首。皆肄業兩湖書院時作也。墨銘曰：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陰是競，尺璧勿寶。筆銘曰：朝作書，暮作書，雕蟲篆刻，胡爲乎投筆。方爲大丈夫，按前銘可見其用力之勤。後銘可見其抱負之遠也。卽以文論，亦復不弱。

心服曾滌生

克強喜讀曾公詩文。案頭嘗置一編。暇時輒爲翻閱。語人曰：曾某之志，雖與我不同。然治己之嚴，吾直宜奉以爲法。云云。於此可見其心服湘鄉之深矣。又嘗與友人某君書，有曰：不能制一己者，必不能治人，亦必不能治事。足下疎狂放縱，自是英雄本色。然興獨不取也。云云。按此種議論，亦自讀曾集得來者也。

興華社之組織

興華社者，中國最早之革命機關。黃克強、陳天華等在湘中所組織者也。而第一發起人實維克強。此社成立之初，賃一民屋爲事務所。假託謀地方公益爲名，而陰爲黨人。

之機關部所需費用。克強一人任其半。其又一半則臨時集募及他社友所捐助者。克強手立章程。並作入社誓詞。誓詞中略謂。入此社者。卽有捐軀爲國之義務。云云。一時社友無不慷慨激昂。誓爲國死。以後聲勢日張。爲清政府所偵悉。又適有不肖者。陽爲贊助。而暗中傾覆之。其社乃不克久支。遂以解散。旋克強亦東渡。重行組織同盟會。

白門微行時之議論

癸丑之夏。二次革命失敗。克強潛離白門。論者多有不滿意之言。殊不知克強實別有苦心也。克強初見大勢已去。慨然歎曰。此天不佑我中華也。我一死不足惜。其如全城之民命何。夫一己之名譽與全城之性命孰輕孰重。吾決不忍貪己名而輕民命。於是遂匆匆離寧而去。去寧時有口占絕句一首。末二句云。成敗是非憑世論。茫茫微意我何言。嗚呼。先生之志。蓋有難言者矣。

奇氣鬱勃少年詩

克強方成童時。舉止已磊落不凡。初爲詩文。卽有奇氣。其時嘗有詠鷹五律一首云。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穹。秋深霜氣

肅木落萬山空。讀之可想見其氣概矣。

抵掌縱談天下事

克強在湘。與宋漁父各相聞知而未識面也。一日同聚於友人家。賓朋滿座。議論風生。而獨有一人向隅靜坐。不發一言。然英爽之氣溢於眉宇。克強私問他友曰。此非宋某乎。友曰。然。於是遂介紹二人相見。抵掌談天下事。旁若無人。自此二人往來日密。訂爲良友。

臨風遙弔黃花崗

辛亥春日。趙伯先等起義於廣州。不幸事敗。以身殉焉。克強亦瀕死而得脫。且被彈喪其二指。先是約於某日舉事。起火爲號。而清吏查緝甚嚴。黨人分地匿居。傳遞消息。甚爲不便。有若干人以未得本部命令以爲事且敗也。均不之備。未至期前一日。民家火發。而黨人又誤會爲舉事之號。於是倉卒而起。伯先聞之頓足曰。吾事敗矣。然勢已至此。不可再延。乃匆匆跨馬挾手槍赴督署酣戰。竟日。克強亦隨伯先後出沒於槍林彈雨之中。卒以衆寡不敵。且清兵先有備。以致大事不成。七十二烈士葬身於黃花崗焉。

方酣戰時。克強猛攻。直撲礮彈。飛來如雨。而下紛紛。自耳畔掠過。又有大彈。墮地炸裂。其中一片鐵。適中克強之手。而二指斷矣。血淋漓如雨。染衣襟。皆赤力絕。不能舉槍。適他友見其如此。急扶之。而奔突圍出。險匿於叢莽間。晝不敢出。夜深乃出。就河水洗濯。血衣。改裝爲漁人行。珠江煙水間。數日不得食。絕力奔至香港。乃大病。昏暈數日。不省人事。寓某西人所設醫院內。某醫知其爲民黨之巨子也。殷勤調護。病漸愈。而瘡漸復。忽然惡耗傳來。謂烈士七十二捐軀羊城。克強聞之。痛哭瘡口迸裂。復困臥不能起。再閱半月。乃就瘞焉。

手書石達開詩

湘人甯君藏有克強手書石達開詩一冊。字大半寸。詩凡七首。不特其字佳。其詩亦世所稀見。今爲錄其詩如下。可見克強之折服翼王也。別南王馮雲山云。相處□□久。分離別緒長。蛟龍橫地起。鸞鶚刺天翔。氣意凌千里。聲威撼八方。□□□□含笑□□□。馬。上口占云。蒼天意茫茫。羣生何太苦。大江橫我前。臨流曷能渡。惜哉無舟楫。浮雲西北顧。到耳多哭聲。中原白日暮。旅店題壁間云。半壁江山歎式微。□□□□□□□□。

辛亥以前革命黨之維一機關。人莫不知爲同盟會也。而不知以文字鼓吹革命爲同盟會之助。而收功與同盟略相等者。南社是也。清光緒三十二年間。同盟會始成立於東京。然遠在海外。且事極秘密。欲以革命排滿之思想灌入於內地人民之腦海。殊非易易。於是同盟會友朱葆康、柳棄疾、陳去病、高旭等。乃相率內渡。組織南社。以講學論文爲名。而陰以革命相號召。當組織之初。克強實贊成之。只以其姓名礙人耳目。不便列之黨籍。直至清室已覆。民國告成。克強乃正式入社焉。南社成立於宣統二年庚戌之冬。閱一年而清亡。當其初立也。清政府以爲書生結習。不過飲酒吟詩而已。不料其爲革命黨也。故不甚措意。而其社亦得安然無恙。革命成功。同盟會改爲國民黨。一般國民爭以掛名黨籍爲榮。乃未幾癸丑戰敗。袁氏盜國。國民黨被強迫而解散。惟南社仍得安然無恙。亦以名爲文社。不預政治。故不惹袁黨之注目也。然南社之宗旨。慷慨激昂。始終不變。而社友亦多俠義之士。於此可見文字感人之深。且易而提倡氣節。則文社比政黨爲尤有力也。然南社創始。克強與有力焉。故書之以告世人。

我欲養成愛國學生

健行公學者。清光緒甲辰乙巳之間。設立於上海西門外。亦革命黨機關之一也。校中教員。如朱葆康馬君武等。均革命黨人。而克強亦暗爲贊助。嘗有言曰。欲以革命種子。播入國中。舍學堂報章。莫由而學堂收功更速。蓋學生親聆教員之言論。而暗受其薰陶。比報章尤易感動。一教員感動百數十學生。此百數十學生更爲教員便感動千數百學生。循是而往。指顧之間。能製出愛國少年無數。革命種子既已深埋徧播。一旦逢春。怒發如春草。得雨勃長。又如水之就下。沛然而莫能禦也。先生之議論。蓋如此云。

他不失敗做甚麼

民國元年。孫中山既以總統位讓之項城。翩然歸去。克強留守南都。民黨中人。有料項城不能永保共和者。因屢言於克強之前。其意若謂中山受其欺也。克強曰。此事我寧不知之。但處於今日。彼之劣跡。猶未彰著。中山若不以總統位讓之項城。必抵死相抗。與我等爲難。此豈民國之幸福乎。爾時人將謂我等爭權奪利。陷民國於危險。而不顧則曲在我矣。或曰。然則項城之爲人。抑能望其爲民國謀幸福乎。克強曰。必不能。然而民國仍無所損。項城自不能享令名而終耳。或問何以知其然也。克強曰。皇帝誰不欲。

爲然而爲皇帝之日卽自取滅亡之日也。當時聞其言者猶未信以爲然。及癸丑之夏。宋案旣起。項城野心已露。或又謂克強曰。彼真欲爲皇帝也。曷亟起而救共和。克強曰。爲時尙早。彼不實行稱帝者。吾黨仍不能逐而去之。蓋假面具未嘗揭。破多數人猶誤認曹孟德爲華盛頓也。未幾袁氏專橫益甚。民黨中之激烈者益髮指皆裂。不能自抑。而第一聲巨礮已發於湖口。則其機已動。欲止而不可矣。克強乃勉應同黨之請出而討袁。建義旗於東南四方。聞而響應。卒以袁氏假面未揭。人民不歸。民黨於是而有癸丑之敗。一一如克強所預言。又二年。籌安會旣發起。袁氏實行帝制。人多震於癸丑之敗。謂民黨必不能重振旗鼓。狡者附和。新朝狷者吞聲。飲泣而不願聞世事。克強此時獨謂人曰。項城之假面具今日已揭。其將下臺已乎。未幾西南起義一鼓而推翻項城。與克強所預言者如符。符節人於是知克強料事之神。而癸丑之戰亦非出其本心也。

與陳英士之詆諆

第二次革命未發難前。克強與英士論事不合。英士怒曰。汝亦一英雄。我亦一英雄。不過汝多讀幾年書中一個秀才。便如此輕視人耶。克強曰。我何敢輕視公。然竟不免於

偏執己見與公爭論者正坐少讀之過英士毅然曰然則汝且閉戶讀書去無與聞天下事也。克強詞塞竟不能答相與一笑而罷。

與太倉一郎談革命

辛亥前。克強亡命日本時。日本方輕視中國。以爲亞東之老大帝國。奄奄垂斃。必不能發憤有爲。跳上二十世紀之舞臺。與列強並駕齊驅。而克強亦不過留學生中之一人。初無絲毫功業。顯著於世。當時之日本人。亦不料其爲今日之偉人也。一日者克強訪友於日人太倉一郎之家。友適他出。一郎代爲招待。因詢克強曰。聞貴友爲革命黨人。然乎否乎。克強曰。然也。君豈爲清國政府作偵探耶。一郎曰。革命者。革貴國之命。實非革敵國之命。何與敵國事而爲之。作偵探耶。雖然。革命事業。悲慘之事業也。以足下及貴友之才。留敵國三年。得一紙畢業文憑。而去。今日留學生。紅頂花翎。爲道臺矣。以此與革命相較。孰苦孰樂。孰勞孰逸。何足下不取彼而取此也。克強曰。維其如此。腐敗。故欲革命。君特見紅頂花翎之榮。獨不見亡國奴之苦。況耶。一郎大驚。不覺失聲曰。君亦知愛國耶。克強怒曰。人孰不有國。既有國。孰不愛國。愛國是何異事。乃如許驚訝言畢。

悻悻而去。出門遇其友，卽迎謂之曰：貴居停，輕視吾國人，豈可以一朝居乎？因以此言相告，友亦大怒，卽攜行李而去。日本人自此不敢輕視留學生，謂中國人非盡可欺者矣。

長崎之偵探何來

亡命日本時，又嘗獨坐長崎茶樓，聞隔座兩華人高談濶論，細聆其言，乃痛罵清政府也。克強好奇心動，不禁傾耳久之，而頻頻回眸視此二人，觀其議論舉止，分明革命黨中人。然是時黨人寥寥，在東京者，克強無不相識，獨此二人不知其爲何許人。方欲乘間與語，探其究竟。時一人卽前執克強手曰：君非黃先生乎？克強驚愕，未嘗置答。又一人卽大言曰：吾等正欲入黨，苦無介紹之人。今遇先生，非天緣乎？克強以爲有志之士也，雖不免過於輕率，然愛國熱誠，自是可取。於是問其姓名，允爲介紹。入黨二人曰：公寓何處？明日卽奉訪。克強出鉛筆書一紙條與之，殷勤話別而去。旣歸，以語同居之某粵人。粵人曰：君其慎之。吾聞我國方派偵探至此間也。克強曰：吾已以住址告之矣。將如之何？粵人曰：其速遷居，以偵其究竟。二人果爲偵探，吾人便不墮其計。苟非偵探，吾

再與接洽。克強從其言。其夜卽遷居他處。第三日卽聞前寓有日警至。其地搜查。謂駐日公使照會日政府。派警來此捕緝黨人也。克強聞之。謂粵人曰。非君之言。吾其殆矣。

太平洋舟中詩

癸丑革命失敗。乃爲第二次之亡命客。初寓日本。旋至美洲。其時胸心鬱塞。較之前此之蓬蓬勃勃者。已不相同。偶爲詩文。亦多怨憤之詞。人傳其在太平洋舟中一詩。尤爲蕭瑟。記者已忘其全篇。但記四句云。口吞三峽水。足踏萬方雲。又云。茫茫天地濶。何處著吾身。

日人古島一英之識人

辛亥之前。克強與趙伯先同在東京。遇日本人古島一英。自言能預斷人一生之吉凶禍福。蓋猶中國看相論字者之流也。克強伯先初不以爲然。顧無聊之際。權借此以遣愁。因命判斷二人之終身。古島一英細察二人之狀貌畢。謂伯先曰。公貌英發。必不肯居人下。然眉目之間。隱隱有凶氣。恐非長壽。謂克強曰。公貌沈毅。富富於忍耐力。可任大事。雖遇危險。亦必無患。但熱心過甚。恐以操勞而致疾耳。爾時黃趙二君一笑置之。

及羊城之役。伯先以憤恨而死。克強回憶前言。始知日人之語。非無因也。今克強以咯血死。則操勞致疾之言。竟不爽矣。

八指將軍

辛亥羊城之役。克強喪其二指。以後友人之諱者。呼爲八指將軍。克強笑曰。使我他日不得志而爲和尚。便又是一個八指頭陀耳。接近有詩僧寄禪號八指頭陀。故克強爲此言。其諷諧有如此者。

編纂開國紀事

民國二年。克強寓居上海。慨然於開國兵事。未有紀載。僅憑報紙所記。他人卽奉爲信史。而辛亥以前種種祕密。更非局外人所得知。悉久欲以一己之經歷。筆之簡冊。以供史料。顧事務繁多。未遑及此。時桂林人鄧孟碩在上海開辦中華民報。克強偶與言及此。孟碩乃薦其館中主筆。佐助編纂。時克強寓同孚路。主筆日驅車至其家。克強口述。囑其爲之記錄。原原本本。甚爲詳備。揮汗相對。略無倦容。未幾二次革命之風潮突起。遂無暇爲此事。又後克強且亡命東瀛矣。故其書竟未告成。惜哉。

爲唐才常刻遺集

湘人唐才常起義抗清。克強實與聞其事。失敗而後。才常以身殉。克強得脫。後克強在東京搜集唐之遺文若干篇。並譚嗣同所著文若干篇。謀爲刊刻。名曰瀏陽二傑遺文。以行於世。此可見其留心亡友之手蹟矣。

死且不怕誰怕火麼

方在兩湖書院肄業時。嘗散步郊外。臨河而立。對面有劣馬。脫勒狂奔而來。而左右均爲叢樹。無處可讓。其馬既奔馳不已。轉瞬將與人相衝。勢不免均墮於水。而克強鎮靜如無事。但自棄其鞋襪。赤足涉淺水而去。須臾馬至河畔。勢不能止。乃失足墮河。苟人非先自涉足淺水者。必受馬之衝也。遇險脫險。可謂急智。又少年時寓居漢口中夜。東鄰火起。房屋已將燼。延及己屋。而東風甚急。沿街避火之人。途爲之塞。人居屋中。竟不能奪門而出。屋中人多向西鄰而走。克強獨走入東鄰。將燼之破屋中。明晨向西鄰而避火者。自言備嘗困苦。幸而無恙。而克強居西鄰破屋中。頗爲安適。蓋既入東鄰。卽立於其天井內。此時大火已息。雖有餘燄。已不足畏。而風自東來。則西鄰之屋將依次。

被○火○故○向○西○走○爲○無○益○也○此○種○急○智○亦○與○避○馬○相○同○

訪求遺民故蹟

先生寓日本時。最留心於明末遺民故蹟。如鄭成功朱舜水等有遺蹟在日本者。先生莫不親往。憑弔攀籐。捫葛摩挲。斷碣殘碑。荒草斜陽。莫不拍一照片而返。且一一題詩於其上。民國二年。此種照片均藏滬濱寓廬。二次革命。匆匆去國。乃委之而去。不知散失於何許。先生每與人談及。深爲痛惜云。

以古語釋民權二字

先生在湖南明德學堂爲教員。其時內地風氣猶未盡開。學生不解民權二字。轉向先生而問。先生釋之曰。諸君亦曾讀孟子乎。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卽民權之謂也。或問之曰。先生何必強以古人之訓釋今日之政。克強曰。不然。彼學生不解乎。民權二字。非真不解也。乃有惑乎中國古訓未有此二字耳。吾苟以盧梭孟的斯鳩之言而解之。學生之茫茫如故也。今以中國聖賢之言而解之。彼卽釋然矣。

遣人慰問菴太一

湘人有甯調元者。亦以文字鼓吹革命最力者也。清之季世。辦洞庭波雜誌於滬。旋爲清政府所干涉而停版。且繫調元於獄。未幾得釋出。二次革命而後。以奔走國事之故。殉義於武昌。方甯之繫獄也。克強初不相識。乃時時使人慰問。甚爲殷勤。然使者終不言奉克強命來。蓋克強矚其爲此。曰。吾惜志士。豈爲沽名哉。

勇義親王值甚麼

二次革命而後。黨人紛紛亡命海外。其中亦有不耐艱苦。乃翻然歸誠於袁氏者。項城於是益輕視民黨。謂彼等直可以金錢賣動。稱帝稱王。易如反掌耳。籌安會既發起。亦深慮黨人不平。潛謀起事。乃先使心腹游說克強。略謂。苟肯歸誠者。當釋前嫌。而敦夙好。勅封爲勇義親王云云。使者既渡重洋。訪克強。克強已略有所聞。辭而不見。凡三往。終被謝絕。乃怏怏而反。

四字之家書

辛亥之秋。武昌戰事方急。克強在軍中。寄書與其公子一歐。啓函而視。只寥寥四字。曰『努力殺賊』而已。又嘗有一書。曰『爲國捐軀』。蓋先生是時。已預備犧牲一身矣。

良言規勸熊成基

熊烈士成基嘗囑克強爲書一橫幅。克強大書四字曰：兵凶戰危。成基怫然不悅。克強曰：能知其危而慎用之，乃不敗矣。吾公不患委靡而患熱心過甚，故以此相戒。豈戲弄公哉。成基乃服。

片言嚇煞老冬烘

先生髫齡穎悟，思想高超。方在私塾讀四書。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問塾師曰：忠字何解。師曰：忠者鞠躬盡瘁以事一人是也。先生曰：君人也。臣亦人也。君何以使臣，而臣反欲事君。師聞言，嚙不能語。先生旋曰：吾意忠字不必作如是解。忠者忠國而非忠君也。古聖人言：忠君者君即指國也。君爲一國之長，故以君代國而言。不然，使全國之人以媚一人其國，尙得謂之國乎。是故湯武征誅賊君也，亦即忠國也。若以媚茲一人而言，則湯武爲不忠矣。克強侃侃而言，塾師搖首曰：此子他日非能光門楣，即欲滅宗族耳。

精稿不磨之議論

克強第二次亡命。僑寓美洲。美人某君。傷其遭遇。極力慰藉之。克強曰。吾儕謀革命。豈爲一己之榮辱。苦樂計哉。但得共和常存。吾一生之枯榮哀樂。正不必計。況如此大事。業亦豈一蹴可幾。試觀法國之民主革命。屢次貴國之共和血戰。十年先進之國。尙且如此。則敵國今日之現象。正吾人所預料者也。但此事仍不足憂。蓋革命之事。如升階級。由下以至於頂。必不能逃此黑暗之一層。故此次入於黑暗時代。人以為退步。我以爲進步。蓋不經黑暗。無由覩光明耳。至於光明之日。或吾身不及見。吾亦無恨。因吾之素志。本不欲謀一己之快樂也。某美人聞其說。大爲欽佩。謂中國有人如此。共和必不夭折云。

避饒可權之詈語

饒可權者。亦革黨之巨子。而辛亥之役。捐軀於羊城者也。其爲人飛揚跋扈。與人一言不合。輒推案而起。顧輕財好義。且重然諾。於是人多重之。嘗與克強論事。意見相左。面詈克強爲漢奸。克強笑而避之。終不與較。私語人曰。同黨安可自相衝突。鄙人之才。豈敢以藺相如自居。但今日之事。彷彿似之耳。可權聞言。亦深自引悔。然終不能改其狂。

態羊城之役。竟以身殉。惜哉。

可歌可泣一封書

辛亥八月十六日。爲武昌起義之前數日。其時克強有寄諸同志一書。備述彼時狀況。今日讀之。猶可想見創造共和之艱難。及克強之苦心毅力焉。長不備錄。摘錄如下。略曰。弟自四月以來。除與展堂兄署佈告之外。未嘗與一友通隻字。雖中山先生處。亦未敢以所事告。恐增良友以感傷。亦冀有以斷絕一切纏。以促其進行之速。不意蹉跎歲月。屢爲同事人所阻。行止動不獲自由。悲憤填胸。無可發洩。時適得楊君篤生。在倫敦自沈消息。感情所觸。幾不自持。又復先後得中山先生及各兄電函慰勉有加。而責備綦重。弟自服黨務以來。迭次失敗。自問於實際初無裨益。何足重勞公等之嘉許。至若爲保黨所藉口。有阻後來籌款之路。或所不免。此則日夜所躊躇於心。而未能決者也。又曰。革命與暗殺二者相輔而行。其收效至豐且速。清吏在粵東最久。而其奸智足以籠絡一般之營弁者。以李準爲最。李準不去。防營驟難運動。今又添一龍濟光。龍所部下。不過與防城河口之降兵等。其分統之黎天才。曾在宣化界與弟遇。相持竟日不戰。

彼此通使講訂投降之花紅。當時以無現銀。是以反戈未果。以如此之將校兵卒。若能去其統帥。豈有不受吾等之運動者耶。爲粵省計。去龍李即可下手。又曰。邇者四川以鐵路風潮。爲吾黨所鼓動。其勢甚急。今成都外府歸吾黨所佔領者甚多。惜軍界未能公然反戈。不能佔據其省會。是爲失計。始湘鄂各有代表來。言軍隊極表同情。皆有自動之力。已專電中山先生。請其急爲設法籌集大款援救云云。

長聯輓弔楊篤生

楊篤生。湖南人。於辛亥年廣州戰而後。痛時事之不可爲。在倫敦投海自沈。惡耗所至。聞者莫不悲之。而克強與篤生交誼尤深。且屬同鄉。聞訃歎曰。伯先死矣。篤生復自沈。吾輩尙何面目。偷生於人間哉。撰長聯輓之。凡四十餘言。於此可見二人交誼之深矣。

佩服無名英雄

民國二年。克強先生寓滬時。嘗語人曰。此次革命成功之速。三種人與有力焉。其一。以革命思想播入學生腦海之教員。及以文字鼓吹革命之報館記者。其二。以金錢接濟。

吾黨之富家。其三荷槍挾彈。躬自殺賊之健兒。以上三種人。缺其一。種則興等。必不能成功。今幸而河山恢復。日月重光。興等乃負偉人之盛名。彼實行製造共和之人。反多寂寂無聞。每念及此。不禁惶愧交集也。語云。爲有名之英雄。易爲無名之英雄。難若吾所謂茲數種人者。非中國之無名英雄歟。

南洋舟中遇異僧

克強嘗於南洋舟中。遇一異僧。蓋亦抱種族之痛。傷國事之不可爲。憤而削髮遁跡於緇流者也。初克強在舟中。聞隔艙兩人作中國語。所談多詩文事。克強異而聽之。旋見二人自艙中。出一衣袈裟。作釋氏裝。其一則服和服。恍惚爲扶桑之島間人。釋氏見克強。即相識。招與之語。曰。先生非黃某乎。克強疑爲偵探者。流不敢遽應。其人復笑曰。革命黨首領黃先生。誰不識之。況老僧曾與有同志乎。克強曰。然則吾健忘。殊不識君其人。曰。老衲。世外人。無怪先生不識。塵世事。我亦久不聞問。今日與先生相遇。如此良緣。安得再提起。家國傷心事。使良辰美景。悉變爲悲慘之光陰。其時和服人亦附和曰。誠然。誠然。有酒不飲。尙待何時。於是出酒。縱飲而散。旋亦至埠。各匆匆下舟。克強竟不知。

二。人。爲。何。許。人。徧。訪。之。同。黨。中。諸。友。亦。無。知。者。

斷橋拒敵

辛亥之秋。武漢既爲民軍所得。清廷派兵南下。相持數十日。大小百餘戰。而黎黃陂與黃克強身心俱瘁矣。九月二十七日。定出戰計畫。命漢口民軍攻北軍之左翼。武昌民軍渡江。攻北軍之右翼。是日克強親督師攻左翼。申刻出發。至許家灣而小駐。戌刻又前行。衝風冒雨。至琴橋。是時大雨如注。道路泥濘。民軍皆握手牽衣而行。否則不能成步。及抵琴橋。夜已半矣。琴橋者。架橋以渡襄河者也。民軍既過襄河。獲得敵探一人。詢知北軍方大集。於是預備出戰。二十八日黎明。克強命統領王隆中與甘棠二人率湘軍攻北軍左右翼。自率獨立隊衛隊。決死隊攻北軍中堅。遲明。兩軍相遇於去襄河三十里地。時大雨雖止。道路仍泥濘。不能駐足。北軍猛撲。民軍大呼殺賊。而前勢壯氣盛。無不以一當百。顧北軍悍練耐久。戰。民軍皆新募。徒激於義憤。雖能作氣於一時。而終難恃久。自辰至酉。勢漸不支。克強慮不能取勝。乃單騎突入戰線。以督兵士士氣大奮。殺敵無數。久之又不支。王甘二統領乃下收軍之令。退至琴橋。駐守。克強見狀。呼曰。既

不能戰。安能以橋資敵乎。急揮軍渡河而旋躬視軍士。渡河畢已。乃渡。既渡。遂毀其橋。須臾北軍至。望河而不能過。克強乃從容收軍。是戰也。以寡敵衆。以弱敵強。卒未喪一兵。而損一士。斷橋之力也。

慰勞學生軍

琴橋之戰。也有浙人某某。以陸軍小學學生而助戰者。初至武昌。持友人介紹書。求見黃陂。黃陂嘉慰而留之。生請戰。黃陂曰。爾勇敢善戰。熱誠可嘉。留爲後日要圖。毋須急進也。又數日。遂有琴橋之戰。某生與其列。初北軍至時。其前鋒有一持黃龍旗者。某生奮前斬之。北軍氣挫。於是雖惡戰終日。而彼竟不能得勝利。以去。乃某生一擊之功也。既還軍。克強贈以牛酒。以慰勞之。且媵以手書曰。熱忱愛國。勇義可佩。略贈牛肉。以表微意。云爾。全軍聞之。氣乃大振。

三十九歲生辰詩

十月二十五。爲先生生辰。先生十餘年來。奔走國事。不遑厥居。每度生辰。輒各異其地。民國元年。爲先生三十九歲。生辰日。適在楚同兵艦上。而是時河山無恙。日月重光。較

之昔時。大有悲歡之別。先生是日。曾賦詩一首。撫今思昔。可想見其感慨矣。詩云。三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和譚石屏詩

譚石屏不知爲何許人。克強有和石屏詩一首。英雄墨寶。至可珍也。爲錄之如下。詩云。懷。雖。不。遇。粵。運。終。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土。爲。先。著。此。復。神。州。第。一。功。媿。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祝民國報詩

克強又有二年元旦祝湖北民國日報詩云。萬家簫鼓又宜春。婦孺歡騰楚水濱。伏臘敢忘周正朔。輿尸猶念漢軍人。飄零江海千波譎。檢點湖山一磊新。試取羣言閱興廢。相期牖覺副天民。

刊刻林烈士之遺集

林烈士奎者。福建侯官人也。天姿卓異。年少能文章。醉心於革命事業。竟以此捐軀而

去。烈。士。與。克。強。交。最。深。死。後。克。強。爲。搜。輯。其。遺。集。並。題。一。絕。於。卷。端。雖。區。區。二。十。八。字。然。可。代。表。其。篤。於。友。誼。矣。詩。云。漢。上。風。雲。紀。後。先。中。原。光。復。信。淒。然。不。知。何。處。萋。弘。血。只。賸。遺。編。是。昔。年。林。烈。士。詩。亦。多。清。蒼。悲。壯。意。氣。自。豪。如。秋。日。書。懷。云。滿。目。蒼。蒼。氣。候。秋。夕。陽。落。葉。獨。登。樓。無。端。感。慨。填。胸。起。如。此。光。陰。似。水。流。千。古。興。亡。遺。戰。壘。一。天。風。雨。入。離。愁。西。風。破。帽。吟。詩。客。誰。識。江。湖。俠。客。儔。殺。賊。云。明。月。如。霜。照。寶。刀。中。宵。鼓。角。韻。清。高。男。兒。斬。得。單。于。首。便。不。封。侯。也。可。豪。

同盟會之組織

同盟會發生於東京。其時爲清光緒乙巳也。克強既以興華社之破敗。走東京。時日本社會黨首領白浪滔天者（本名宮崎寅藏。白浪滔天其別號也）生平持平。平等大同主義。而尤能實地施行。聞克強以國事犯而東。走心竊儀之一。且相遇於某日本人家。抵掌雄談。至日暮。而猶未罷。兩人互相傾慕。遂訂爲金石之交。克強方欲組織秘密機關於東京。而苦無著手之處。偶與滔天言及滔天曰。苟足下有意者可假敝廬爲通信處。克強感其俠義。諾之。於是遂以種族政治革命相號召。一時留東之士加入者同。

盟者不下千人而克強素慕中山先生爲革命先覺當組織此會之初即由某日人介紹相見而以所訂規則等就正焉會既成立公推中山爲總理克強副之會事井井有條而入會者亦確能抱守革命主義乃未幾經濟大困克強及中山貨其行李以濟公費而滔天尤有所接濟故會友益奮勉謂他國人且如此俠義我同胞獨心死乎其時中山欲往南洋羣島謀會事之進行且以籌款而東京會務惟克強代理焉故同盟之得成立與持久克強之力居多

外人亦欽佩黃先生

白浪滔天氏既與同盟會有密切之關係則克強與之交誼之深自非尋常矣滔天既以社會主義爲職志又長於文學克強嘗呼爲日本之託爾斯泰而彼亦呼克強爲中國之盧騷焉克強嘗賦詩以贈之其一章云獨立蒼茫自咏詩江湖俠氣有誰知千金結客渾閒事一笑逢君在此時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氣是男兒關山滿目斜陽暮匹馬西風何所之

致美人之長函

黃克強軼事

袁世凱稱帝時。克強方在美洲。其時有一長函。寄登斐拉德斐亞新聞。蓋美人遠隔重洋。不知東方民國之情形。或且爲古德諾氏所蔽。謂中國真不適於共和也。克強乃詳陳始末。以揭破袁氏之假面具。並求援於美人焉。原函爲西文。茲得其譯文。特錄如下。略曰。中國將來之富強與否。全視美國之富強爲依歸。中美間之事物相同。利益相共者。爲數不可屈指。就地理論。則中國以太平洋與美相聯接。其不盡之礦藏。與夫種種財源。舉待發展。其廣大之市面。又待供給。迨巴拿馬運河成。而兩國間之商務交際。互助之聯絡以立。原中國人之意志。固欲效法美國之主義目的。以圖造成一大民主國者也。僕於是不敢放棄義務。特以明潔之筆。舉現局之危於中國與危於貴邦者。陳諸諸公之前。先就袁氏與美人爲袁氏辯護者一討論之。諸公其許我乎。說者謂袁世凱爲現時中國之最大人物。以袁任中華民國之總統。目爲最大人物。理固所應然。其說自無足深辯。然諸公抑知袁之所以得成最大人物者。果何自來耶。亦由彼現時所仇。逐之。共和代表。自甘退讓。因是始成袁氏。今日之權勢。而說者又謂袁氏爲東方之強士。欲知是說之真僞。必須解析其權勢之本來。夫袁氏之權勢。即在彼捫心自問。固

不。敢。謂。從。個。人。正。直。與。統。治。無。私。得。來。也。特。幸。而。遭。值。機。會。出。其。狡。猾。詐。僞。之。手。段。以。蒙。蔽。少。數。淺。見。之。輩。使。不。獲。窺。見。其。帝。慾。之。隱。私。予。以。贊。助。故。袁。氏。得。有。今。日。耳。袁。之。詐。僞。與。其。表。裏。行。爲。皆。已。暴。露。自。私。之。目。的。又。極。顯。著。此。晚。近。來。贊。助。袁。氏。之。重。分。子。所。以。逐。漸。解。體。有。如。夏。日。之。雪。也。說。者。又。謂。中。國。共。和。幾。等。無。物。但。試。問。執。操。政。舵。以。致。無。物。失。敗。之。咎。夫。誰。任。之。說。者。又。謂。華。人。無。自。治。之。預。備。因。斷。爲。君。主。之。必。要。平。心。言。之。如。謂。一。般。華。人。之。腦。中。其。了。解。近。世。民。主。主。義。不。如。美。人。之。明。晰。尙。有。可。說。然。亦。知。美。國。經。多。少。年。代。乃。得。達。今。日。之。完。全。程。度。耶。夫。美。人。之。習。於。共。和。互。百。餘。年。矣。此。後。百。年。間。美。國。統。治。術。之。進。步。當。較。既。往。而。益。大。可。無。疑。也。然。使。後。世。之。人。謂。今。之。美。人。不。適。於。共。和。有。是。理。耶。又。使。今。世。之。人。謂。爾。之。先。代。不。適。於。組。織。一。大。民。主。國。有。是。理。耶。由。是。推。之。苟。華。人。遭。逢。不。幸。被。叛。賊。背。棄。明。誓。陰。謀。竊。政。剝。去。人。民。一。切。習。於。共。和。之。權。利。遂。誘。爲。人。民。權。力。不。足。勿。能。進。於。人。類。自。由。平。等。正。道。明。誼。之。坦。途。其。無。理。一。也。說。者。又。謂。自。武。昌。革。命。日。起。迄。共。和。成。立。爲。期。僅。及。百。日。出。之。太。驟。故。人。民。未。有。豫。備。云。云。殊。不。知。惟。全。國。之。人。同。心。一。德。故。能。以。極。短。促。之。時。間。推。倒。皇。帝。之。劫。運。建。

穩固之共和。然推其所以致此者。厥有二因。一則華人均厭惡專制。一則華人均趨近共和。是以行事皆正大光明。一致勇進。絕無狡獪欺騙之弊。成功乃得如是之速。今說者故反其辭。豈非無理之甚耶。推之如謂華人醉心帝制。其說亦同一荒謬。古代神聖勇武之帝皇。吾人至今猶懷其德事。或有之。若謂華人歷來皆崇拜帝皇。證之往史。絕無其事。矧袁世凱投身公僕而後。確無豐功偉績。足以致吾人之景仰者乎。數傳而後。史有傳書有載。吾知叛賊權奸私心。幸運兒等名稱。袁當獨專其美矣。若謂總統承繼一事。爲袁氏辯護者。又謂人民無共和預備。故總統繼承一節。必無完滿之解決。最淺亦當釀成爭執之機。墨國往事。可爲殷鑑云云。以予所見。中美情形。大相懸殊。當中國南方共和黨鼎盛之際。其總統爲愛國愛民起見。甘以大位讓袁氏。接任絕無阻力。其自制力之偉。吾不知世界歷史中。果有其比否耶。袁世凱則不然。盤踞大位。抱持政柄。首逼國民將總統任期。由五年展爲十年。繼又展至終身。詎慾壑未厭。今不特欲專利於一身。且思以其二十一妻妾。三十二子女。晉爲后妃。皇子。但吾國雖有此萬惡奸兇。吾華全族。並非與袁同一鼻孔出氣也。要之無論如何人。實不能謂共和之制。視君主

爲劣。吾因是代表吾國四萬萬同胞。敬求偉大共和國之代表。予吾人以道義上之協助。回憶美國獨立之際。法人曾助美以爭回自由。建設民主。美人至今猶食其賜。吾知戀愛民主主義之諸公。迫於公義所在。今日亦當能力援東方之共和國。民掃去前此之貪汙惡濁。養成來日之進步自由。俾數載而後。世界得覩一少年再造之中華民國。脫離戰爭革命云云。

贈陳悔叟聯

先生嘗集黃山谷句。書贈寧鄉陳悔叟。頗佳。陳悔叟者。革命巨子陳漢元之父也。漢元早歲効力同盟會。與先生共患難。逋逃東瀛而不得歸。辛亥以後。始歸國省親。克強先生亦登堂謁其父。書聯贈之。聯云。有子才如不拘馬。知公原是後凋松。

應須江海寄曠快

自有豪俊相攀追

黃克強



黃克強軼事終

蔡松坡軼事目錄

嘲官僚之俳體詩

槍擊飛雁

慷慨好施

捉營兵之賭

無界限之見

且看他奈何我怎樣

以術愚袁氏

別有用意非人知

假勸進

香巢權做機關部

買古董之作用

你欺人我亦欺汝

我欲爲萬人敵

造就人才豈爲滿人用耶

窮於資不窮於學

光復時之文明

移鑄像金週濟貧民

受職雖多不負責

在京之放浪

袁世凱強迫先生發電

蔡郎心事阿儂知

購新屋之作用

相士知我

出險之又一說

風流將軍之徽號

僞病賺老袁

爲甚事偕去不偕來

小鳳仙並未返京又一說

小鳳仙與先生臨別之令詞

瀕行致袁世凱書

我賣人人亦賣我

囑袁家偵探語

力辭都督之血淚語

你才是叛逆呢

勸人助義書

血戰聲中之軼事

以少勝多

以山戰取勝

護國軍僞受敵人賄

優待俘虜

得軍士歡心

痛哭盧叫雞

王思孝之助義

鄉民不受賞

片語激動民心

單騎見巨匪

吾喉與民國之關係

蔡家軍不啻岳家軍

來看北軍戰利品

不沒鄉民向義之忱

陳宦獨立真耶假耶

外人稱爲文明軍

我得人和

迫袁氏退位之妙語

語重心長一紙書

英雄本色與書生本色

我不學袁世凱與張四先生

作古之概略

與梁任公之交誼

譯東書所得充學費

斥歷史本來無直筆

治兵之名言

兩都督相讓

與張敬堯之謔語

罵張敬堯之趣語

一紙檄文袁氏病

一封書到解紛爭

病中之言論丰采

我會他做甚麼

作古之狀況

小鳳仙之絕命書

日謀升斗夜讀書

結婚之美談

開導鄉民

行軍總宜行詐術

祈戰死

殺奸細祭旗

縣知事當兵

阿迷脫險之真相

我料老袁總是死

蜀道中訓軍士之言

魔術之歌

松坡夫人深明大義

愛國真詮

在京時假意揮霍

在軍中手不釋卷

雪夜登山

體恤兵士

養痾時之言論丰采

歸滬時感念舊游

在日本感舊之言

癸丑年之奇夢

松坡文藝之奇突

書紳之語

表彰志士

用兵之神奇

對於舊友之感情

附小鳳仙軼事

其一 紅粉識英雄

其二 風塵女俠

其三 天下興亡匹婦也有責

其四 深惡阿瞞

其五 欽慕任公

其六 袁家太保之夢話

其七 喜作男子妝

其八 生同生死同死

其九 不負松坡之決心

其十 兩全之策

蔡松坡軼事目錄

六

蔡松坡軼事目錄終

蔡松坡軼事

天幟生
冬山合編

嘲官僚之俳體詩

先生爲湖南寶慶縣（或云邵陽）人。十四齡卽入邑庠。旋肄業於省城時務學校。長於文學。且喜作滑稽語。一日隨其叔父至漢口。適京師有某巨公奉旨南下。查辦某案。道經是地。鄂省印委各員羣詣車站迎迓。鵠候竟日。至夜分。使節始至。各官皆足靴手版。奔走趨躄。厥狀忙碌。先生目睹其怪狀。曾作俳體詩以嘲之。中有兩句。『可憐九月初三夜。』（按某巨公蒞鄂。適九月初三之夜）汗似珍珠腿似弓。其諷虐有如此者。

我欲爲萬人敵

時務學校爲新會梁任公所創辦。校中肄業者不下數百人。當時風氣初開。各生均滿口侈談時務。先生獨沈默寡言。於時務諸書。不屑剽襲其皮毛上之作用。心領神會。確有心得。以故任公頗器之。又喜讀兵書。而參以泰西戰事上新智識。同學咸嗤其習非所用。先生毅然曰。吾將學萬人敵。不僅齟齬於時髦派中。討生活也。聞者異之。旋因戊

戊變政時務學校輟業。先生乃就學日本陸軍大校。

槍擊飛雁

畢業後。就廣西之聘爲下級軍官。時桂省提督爲蘇元春。蘇固綠營出身。絕無新軍智識。其對於新人才。亦不知重用。因之先生屈居裨將之列。恆鬱鬱不得志。會有某國陸軍大佐。至桂遊歷。參觀桂軍形式。見蘇之所部。遊惰性成。微露輕薄意。時蘇張盛筵。邀大佐飲宴。適空中有數雁飛鳴。大佐欲矜其射擊技藝。出槍連發數彈。殪雁二。已而要蘇獵之。蘇固不諳此技。欲卻之。又恐貽外人笑。語言吞吐。面呈忸怩色。先生越席而起。願代主將勞。蘇許可。先生擎槍仰視。見雁去已遠。乃自後遙擊。凡三發。雁皆中。而墮。大佐驚而歎服。問何職。則以下級軍官對。大佐曰。設吾國有是人。當邀不次之拔擢。今若此。屈於末秩。滋可惜也。蘇赧然。由此先生之名。遍佈於廣西軍界矣。

造就人才豈爲滿人用耶

時李氏仲軒爲廣西巡撫。聞先生名。調往撫署。任軍事參謀兼練軍學堂總辦。一切擘畫。皆先生手訂。而少年英才。養成將領資格者。皆先生之培植也。其友某君。詢曰。方今

官場辦事。皆奉行具文而已。公何事孜孜不倦乎。先生毅然曰。吾造就人才。將爲他日。報國計。非僅使之效忠個人也。迨辛亥之役。武昌首義。後西南相繼。獨立皆深。得此輩學生之臂助。卽先生昔日教練學生時。亦不料今茲爲己所用也。斯亦奇矣。

慷慨好施

先生平時敦氣節。重然諾。且慷慨好施。相傳其在廣西時。忽得其母太夫人膺疾之耗。乃請假旋里省親。舟行至湖南邊境。見有老婦哭於路者。其聲極沈痛。先生命舟停。登岸詢之。老婦自言有子一。病瘵而歿。停屍三日。無力殮葬。先生乃偕之至其家。見果有陳死人僵臥榻上。叩以所需若干。答云。二十金耳。時先生囊中僅餘此數。亦不及計己之歸里資斧。乃盡以畀之。及舟抵沅江。衆客登陸。各僱車行。先生以乏資故。遂肩擔行李。徒步奔馳百餘里。始抵家。幸太夫人之疾已瘳。先生告以途中所遇。太夫人欣然色喜。謂己之病占勿藥。乃食其子周急之報。亦一賢母也。

窮於資不窮於學

又聞先生由珂里赴東瀛遊學也。其窮蹙狀況。有可述者。先是先生之父早喪。依寡母

以居。初肄業於省城學校。每月必歸省一次。及時務學校停辦。先生胸抱大志。將往日本。而苦無資斧。乃向戚友貸十千錢。留其半供老母菽水資。半爲己之旅費。行抵漢口。囊中卽不名一錢。倭僚漢皋。進退無計。會湘中有某富商。將詣日本營業。先生乃以同鄉名義往謁。告之故。富商見先生貌岐嶷。頷之。挈之東渡。因學費無着。遂譯書售。值補助。時梁任公方主新民叢報。爲之謀入陸軍學校。校中華人子弟。不乏席豐履厚之輩。睹先生狀。咸嗤爲龔人子。先生不與之較。惟壹意求學。及試。屢膺首列。一時同學者羣謂先生雖窮於資。而富於所學。云亦足覘人情之勢利矣。

捉營兵之賭

宣統元年。先生應李經羲之召。任滇省新軍協統。與士卒共甘苦。賞罰嚴明。每於深夜微服出巡。以偵察軍士之勤惰。會有某排營兵。嚮集於講武堂休憩室中聚賭。先生突入而執之。分別嚴懲。更褫革其該管官長以儆。由是軍中咸有戒心矣。

光復時之文明

先生治事。悉具機警活潑之手腕。當武昌起義後。清廷曾電滇督派兵勤王。李仲軒使

先生率精銳士卒。出其不備。進攻湖南。以收三湘。然後進兵直驅武漢。先生陽應之。其實早聯絡同志。召集軍士密謀。於某日光復。滇中大吏無一知者。獨立之日。乃卽出發。湘邊之期。先是滇中大吏。素知先生所部。勇敢善戰。故於拔隊時。親蒞軍前歡送。以示優異。比至。則白旗高舉矣。大吏欲遁。先生急止之。曰。公毋恐。吾儕反抗清廷。乃爲同胞。伸公憤。非有仇於公也。公果贊成。斯舉則請統率全師。剋期北伐。否則公欲他適。吾將負完全責任。保護公之眷屬及財產。安然出境。惟公決之大吏。告以欲去。先生乃置酒。爲之餞。行派所部百餘人偕之。就道。先生郊送三十里。而返。臨別。猶執手依依。其彬彬。儒雅。亦似主賓之相。餞者比返。全省軍民。遂推先生爲都督。不戮一人。不遺一矢。匕鬯不驚。乃光復軍中之最文明者也。

無界限之見

時雲南邊境。屢有土匪。假民軍名義。蹂躪地方。乘機以殺人擄掠爲事。先生派兵分駐各要隘。且誠之曰。爾曹苟遇革命軍。則與之聯絡。聲氣脫爲土匪。則殺之。勿留遺類。毋使敗壞我民軍名譽也。未幾滇省四境全安。而土匪遂竄入貴州界線。爲患。先生慨然。

曰。貴州亦我祖國領土。第保吾滇。又安而以鄰國爲壑。吾烏忍坐視今日之事。豈能存界限之見哉。乃自將一軍討平之。更收服土匪中之稍有智識者爲己用。

移鑄像金周濟貧民

雲貴商民深感先生有保障兩省之功。集議釀資爲先生建設生祠。更範金鑄像。用垂永久之紀念。先生聞是耗。亟告各商民。僞言建祠鑄像。將自爲之。諸君果有此志。曷不以金畀我商民。信其語。乃輦金至。先生悉以是項巨款分給滇省流離失所之貧民。且佈告商民曰。君等鑄我像。享受血食。尙在百年千年之後。若輩哀鴻。食此涓滴之賜。當可活人無算。吾謂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兩者相較。覺尤此善於彼矣。聞者賢之。旋商民又贈以萬家生佛匾額。若先生殆名稱其實歟。

且看他奈何我怎樣

癸丑二次革命。先生持中立態度。雖未助民黨。而其所部。卒不受袁氏之調遣。先生聯合黔桂各省。居間調停。主張兩方罷兵。憑法理解決。以故適觸袁氏之忌。乃藉組織內閣爲名。召先生入京贊助。先生欲行。左右阻之。先生笑曰。彼因疑我。始託詞招我。往我

不。去。是。更。滋。其。疑。耳。不。若。徇。其。所。請。吾。更。在。在。嚴。防。之。度。亦。無。他。危。險。於。是。飄。然。北。上。
蓋。先。生。素。有。成。竹。在。胸。故。此。行。毫。無。疑。慮。也。

受職雖多不負責

先生既至京師。袁皇帝優禮有加。每日必召之入公府。美其名曰磋商要政。實則藉以偵察其舉動也。先生逆知袁之微旨。僞作呆鈍。語言間。自謂於軍事學上。粗有智識。餘則一無所知。更故作失詞以給之。袁嘗謂所親者曰。松坡事事輒效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作用。將使吾不甚注意。然烏能逃乃公洞鑒也。欲收先生爲心腹爪牙。乃予以特殊之寵異。初任爲高等軍事顧問。又兼政治會議議員。及約法議員。更任將軍府將軍。繼復爲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又充全國經界局督辦。先生對於各項職務。悉莫贊一詞。惟日與二三知己。狎妓飲酒而已。

以術愚袁氏

未幾。籌安會發生。袁氏帝制自爲之熱度日熾。一日。召先生入府。語及茲事。先生避席曰。某初醉心共和。及見南方二次革命。熱籌大局。中國何能無帝。當贛寧亂平後。某即

擬動議。因鑒於宋育仁等之前事。故噤不敢發。今者元首有此志。某首先表示贊成。袁不料先生忽作是語。更以言挑之曰。然則癸丑之役。子何以聯合各省。欲居間停和兩方面耶。先生曰。爾時處民黨勢力之下。不得不然耳。袁默然。

在京之放浪

先生知袁氏忌己。乃折節下交其公子克定。克文。日以醇酒婦人爲樂。藉釋其疑。袁亦陰囑諸子。使之日與周旋。偵探其種種行止。私相密告。先生鎮日徵逐花叢。從不與政海要人往來。更絕口不談他事。以故無瑕疵之可指。或有告袁氏者。謂松坡對於各務。放棄責任。殊有負元首倚畀之意。請誠之。袁氏歎曰。使松坡果樂此不倦。吾誠高枕無憂。所患者。醉翁之意。不在酒耳。於是密遣得力偵探。日狙伺於先生左右。先生明知之。而亦未之怪也。

別有用意非人知

先生知袁氏帝制自爲之心。非口舌爭強所能阻止。欲返滇中。召集舊部。謀革命事業。又逆料袁氏防範綦嚴。因假中日交涉爲名。上書政府。請其主戰。袁氏若預揣其意旨。

者不之許。先生欲知全國兵力之厚薄。及各要隘守將何人。駐軍若干。乃建議政府。擬於某處宜增兵。某處宜減兵。袁氏卽以原議交將軍府開特別軍事會議。先生凝神壹志。一一聽而識之。以故了然胸中。其處心積慮。誠不可及也。

袁世凱強迫先生發電

當雲南未倡義之先。袁氏密探卽有報告。一日。袁忽傳先生入公府。遽作僞言曰。『唐莫賡爲人。我看很有些靠不住。我預備將他調京。另有委任。惟繼任的人。一時頗難物色。汝在滇中最久。意中有誰可接替者。不妨推轂。』先生答云。『無之。』袁又曰。『我打算還令汝前去幹。故召汝來。徵求同意。汝果承諾。我卽立時發表。』先生知其以言試己。乃從容答云。『某孱弱多病。萬難肩是重任。而且唐君心迹。某所素知。可保其必無他變。某願以身家保證之。』袁沈思良久。徐徐語曰。『也好。也好。我有件事。同你商量。煩汝擬一電稿。敘明我此次實行帝制。乃上應天心。下順民情。所致。他是你的舊部。自然相信。不疑不生異志的。』先生給之曰。『某回去屬稿。明日攜來呈閱也。』袁笑曰。『數語電文。還費這些時間。不如在我這裏起草罷。』於是命侍從武官邀先生入一密室。更

監○督○之○先○生○處○彼○勢○力○之○下○惟○有○如○其○言○少○頃○稿○成○袁○更○爲○之○改○易○數○處○卽○用○先○生○名○義○拍○發○滇○中○其○意○蓋○一○則○挑○唐○蔡○二○公○惡○感○一○則○欲○表○明○先○生○已○爲○己○所○用○也○幸○唐○公○與○先○生○相○知○有○素○逆○料○此○項○電○文○非○爲○袁○氏○假○託○者○卽○脅○迫○先○生○從○事○一○笑○置○之○旋○先○生○密○電○唐○公○歷○言○袁○氏○之○強○己○唐○公○覆○書○曰○我○固○知○先○生○之○心○迹○也○

假勸進

袁氏欲稱帝。使使諷示先生。要之列名勸進。先生不得已。乃代表雲南全省軍界。上請願書。有所親詰其何以忽變宗旨者。先生曰。彼人帝王思想。決非吾一人反抗所能阻。其進行吾苟反抗。則必死。與其死於彼手。則毋寧姑勸之。而設策脫險。俾他日與彼疆場相見之爲得也。卽使戰而死。不較愈於爲彼暗殺乎。且吾遍觀報章所載各省之勸進者。半出於眞忱。半出於脅迫。脫不之信。則請徐徐焉。以觀後效可也。後果如先生言。

蔡郎心事阿儂知

韓家潭武陟班之小鳳仙者。北京著名妓女也。一日。先生喬裝爲商賈狀態往顧。一見鳳仙。覺其眉宇間隱含有俠氣。大器之初。鳳仙色藝冠絕一時。足爲京津羣芳領袖。一

般有花柳癖者。咸以一睹顏色爲幸。然奔走於其門者。鳳仙輒不當意。及見先生。即詫爲非常人。蓋先生彼時。化其裝。隱其名。彼竟能於初覲面時。識蓋世英雄。其慧心明眼。方諸古之梁紅玉。洵無異也。一日。鳳仙忽詢先生職業。先生詭詞以告。鳳仙嗤其妄。且曰。子外作歡愉之態。而內實含鬱結之憂。果非也。吾從此不復閱天下士矣。時先生猶以爲同遊者。洩己之歷史於彼。故鳳仙以是語戲己。乃正容辯之。鳳仙歎曰。吾以誠意待人。而子轉不以實告。何也。然則將懼吾宣露子之祕密耶。先生察其意。無他。具白之。鳳仙笑曰。吾固謂子非泛泛者。可比。今果然矣。由此遂訂爲知己焉。會袁氏實行爲帝。先生憂國之思。感抑成疾。乃至鳳仙家。遣興。鳳仙見先生形容憔悴。詢其所苦。嗾之速延醫治疾。先生淒然曰。吾非身病。乃心病也。雖有華扁。弗能療也。鳳仙會其旨。卽亦不強。乃微語諷之曰。君欲心病瘳者。非用十萬虎狼之峻劑。不可。先生笑而頷之。說者謂先生脫險出京。其籌劃一切。皆小鳳仙之助。其言不爲無因也。

香巢權做機關部

又一說。當帝制發生時。先生曾派心腹使。密詣雲南晤唐莫賡君。囑其早作準備。己不

日來演。宣佈獨立。事爲袁探所偵。故有遣軍警搜查蔡宅之事。先生於是益覺京師不可久居矣。百計尋思。迄無要領。適戴戡至京。先生乃邀之詣小鳳仙家。密議良策。至其脫險事實。各新聞紙已言之綦詳。亦毋事拾人牙慧。復述以充篇幅也。

購新屋之作用

當其出京之前。則有一二軼事。足以資人談助者。初先生伏處袁氏勢力範圍之下。壹意交歡袁之私黨。如梁士詒、阮忠樞等人。相與過從甚密。一日。先生邀梁士詒飲。讌席間。僞言己宅與旗人某同居。頗憚狹隘。且地接通衢。亦憎喧囂。要梁代己物色一相當屋宇。以爲菟裘之計。梁謂前清某部侍郎。賦閑已久。邇者急欲挈眷返里。擬將已居出售。購者甚衆。然卒因價昂。故未就緒。先生曰。苟華廬。吾不吝值。公速爲我玉成之。梁卽使其僕從與某侍郎接洽。先生如其願償之。屋旣受定。又復庀工從事修葺。並索梁之私宅中花園圖樣爲模範。日夜監工。孜孜不倦。梁遂密告袁氏。謂蔡松坡無大志。袁防閑稍懈。先生遂得恹然遠去。此又一說也。

買古董之作用

先生在京日與二三知己常遊行於琉璃廠骨董肆中見有名人字畫及古玩金石等物輒不惜重資購之滿載汽車而歸陳列治事室中要政界之有嗜古癖者至評論其妍媸真贋一日購得一白璧返告友人自詡爲希世之寶將贈之元首翌晨果詣公府請謁懷璧而往獻諸袁氏問需若干曰數千金耳袁曰子何必以有用金錢購此物脫爲贗鼎者奈何先生曰吾自樂此耳袁曰不圖松坡亦雅好玩物也由是防之之心略疎故先生得安然赴滇京師士夫嘗謂袁氏一生慣玩人於股掌之上今茲卒爲蔡松坡愚弄亦一趣事也

相士知我

先生初入京時曾偕二三友人遊萬牲園有一相者與先生揖自言能決人休咎無爽先生異其言令之相相者熟視有頃曰公之政治勲業名譽三者皆備所惜不能永年蓋君享世則不足傳世則有餘也時先生僕從以其出語無狀欲毆之先生亟止之曰憂患生不如安樂死大丈夫果得留名後世青史千秋則死尤甚於生彼相者殆知我乎乃厚賞相者遺之去

你欺人我亦欺汝

相傳先生將去京也。一日清晨。先至經界局。召集所屬。討論派員赴各省調查界線事。略進早餐。復乘車入公府。請見總統。侍官謂總統尙早眠未起。先生故作懊喪狀。且曰。吾有要公面陳。苟總統興。煩爲我白之。卽請以電話招我來可乎。語已。乃去。比袁氏起。侍官果以先生言面陳。袁疑其有重大事體。立傳電話至蔡宅。旋得回報云。蔡將軍與夫人毆打衝毀什物。無算不果。來袁笑而謂王揖唐。朱啓鈴曰。『松坡簡直和小孩子一般。怎麼同女眷鬧成這種樣兒。』汝兩人速往排解之。王朱奉命往見先生。握手舒爪。其夫人臥地啜泣。而室中陳列品物悉斷。打破碎無一完全。詢其啓衅之由。則爲其夫人規諫。乃夫沈溺勾欄。以致失和。而用武者。夫人身受巨創。下堂求去。將赴檢察廳起訴。請判離婚。先生無難色。立逐之行。朱力勸無效果。乃返白袁氏。袁遂信之。不疑蓋先生素知朱王乃袁之心腹。每日必入公府數四。至則外間凡有見聞。悉皆報告。茲已之家庭事變。又爲彼兩人目睹。烏有不傳述者。嗟乎。老雄袁氏。至此亦墮其術中矣。

出險之又一說

又一說。先生自與其夫人離異後。日夜不歸私宅。與小鳳仙益形密切。時袁氏仍密派偵探。監伺其左右。先生僞爲不知。常攜鳳仙詣天津。作汗漫遊。凡劇場餐館。恆有其足迹。或朝去暮還。或間日始返。如是者。率以爲恆。偵者雖見其了無他異。然猶不敢稍懈也。當實行遠颺之日。先生又挾小鳳仙至天津。寓於某旅社。與鳳仙坐話於官房內。議論風生。津津有味。更大罵其夫人之忤己。時偵者皆立窗外竊聽。先生忽言腹痛。呼館傭來詢以廁所何在。命傭導之往。先生故一手摳衣。一手捧腹。偃僕行。偵者以其如廁也未尾。而隨之先生。乘間亟由後門逸出。時日本山東丸將開駛。亟詣港口登舟。故得安然脫險去計。誠狡矣。

風流將軍之徽號

又一說。蔡夫人出京之後。先生不居私宅。遺數僕監守之。遂移居於朱啓鈴之邸。遍召蟻媒。爲己物色佳麗。數日間。竟購置雛姬六七人。以充下陳。嘗謂朱曰。吾辛苦半生。茲消受此溫柔鄉中幸福。雖南面王。弗能易其樂也。朱潛以此事告袁。袁贈先生徽號。稱之爲風流將軍。遂不以先生爲慮。是以先生乘間得脫身而去。然是說亦頗近理。姑並

存之。

僞病賺老袁

更有一說。先生去京之前數日。曾面謁袁氏。聲明請假。赴天津。公立醫院就醫。袁陽許之。陰喉偵探隨之行。爲無形之監視。更派蔣方震詣津。詢疾。蔣素與先生友善。具以袁之意旨告先生。乃囑蔣歸告袁氏。謂病轉加劇。袁猶不之信。又遣他員往先生。則臥榻呻吟。狀甚困憊。使者返白。諸袁始不疑先生。始達其目的焉。

爲甚事偕去不偕來

相傳先生至日本。小鳳仙實與之偕行。及由東京赴滇。鳳仙始返京。時袁氏以先生不告而去。密派偵探四出。凡與先生有關係者。必明訪暗察。以冀得此中真相。迨小鳳仙遄回。袁遣其心腹僞爲先生契友。造鳳仙廬。詢以松坡病況。奚若何時歸國。鳳仙以言給之。謂松坡疾已稍可。惟須靜養。月餘方返。故命吾先歸也。心腹以此語告袁氏。袁知先生與鳳仙極密切。既偕去而不偕來。恐別有其他蓄意。於是猜疑之念益甚。

小鳳仙並未返京又一說

又有人謂鳳仙隨先生之日本直至先生起程赴滇方獨自歸國恐受袁家偵探之窮詰乃不敢入京遂逗留滬上不張豔幟賃屋以居爲避禍之計迨袁氏死先生已任四川督軍時小鳳仙方北上是說不爲無因且極近於理姑並錄之

小鳳仙與先生臨別之令詞

昨有友人至自京師談及小鳳仙軼事又有一二端可以傳述者先是鳳仙與袁之某公子狎且篤愛公子久有以彼充下陳之意鳳仙尙遲移未決會先生尋芳而至鳳仙一見卽引爲知己遂漸與某公子疎某公子隱恨之乃遷怒於先生因譖於其父遂有派軍警搜查蔡宅之舉小鳳仙明知禍由己肇欲以身事先生而報其德先生以某公子眈眈在側猶恐其藉端報復又以將之滇南倡義因實告鳳仙且寬以時日再踐前約故有同死同生之誓詞據是一說今茲鳳仙聞先生噩耗飲刃自斃似信而有徵矣聞該妓女貌雖中人之資而精於翰墨且工詞曲自先生逝後有見鳳仙於先生赴滇南臨別時所譜傳奇一齣其最沈痛處如柳搖金一闋云『驪歌一曲開瓊宴且將之子錢蔡郎呵你倡義心堅不辭冒險濁酒一杯勸料着你食難下噫蔡郎蔡郎你莫認做

離筵是我兩人大記念』又帝子花一闋云『燕婉情你休留戀我這裏百年預約來生券你切莫一縷情絲兩地牽如果所謀未遂或他日呵化作地下並頭蓮再了生前願』又學士巾一闋云『蔡郎呵你須計出萬全力把渠魁殄若推不倒老袁呵休說你自愧生旋就是儂也羞見先生面要相見到黃泉』合三曲觀之言言沈痛又含有激勵語然鳳仙意旨惟恐先生難償厥志故有此作不料先生功成而反弗克享年也今卒踐前約不愧義烈女子先生有知死亦瞑矣

瀕行致袁世凱書

先生脫險至津門瀕行時曾貽袁世凱一書語頗滑稽可誦茲錄其最有趣味之數語如下略謂『趨侍鈞座閱年有餘荷蒙優待銘感次骨茲者帝制發生某本擬涓埃圖報何期家庭變起鬱結憂慮致患喉痛失眠之症欲請假赴日就醫又恐公不我許故微行至津東渡且某之此行非僅爲己病計實亦爲公之帝制前途謀萬全之策自洪憲明令既下全國士夫翕然知共和政體不適用於今茲時代固矣然海外僑民不諳祖國國情保無不挾反對之心某今赴日當爲公設法而開導之以執議公者之口倘

有所聞見某將申函鈞座敷陳一切云云』及書達袁覽袁知先生給已追之已無及矣。

我賣人人亦賣我

既之日本從前故友皆詣先生邸舍詢其意見先生慨然謂今茲問題惟有持鐵血主義遂於次日召集同志開特別大會演說曰吾初尙不知袁氏爲人自居京一年有奇始觀察其種種祕密吾今潛行至日當稍事部署即去衆問先生起事地點先生不之答第曰吾已早作戒備此時弗能預洩耳居日本旬日果行此一旬中先生間日必發函一通寄袁氏篇中所語僞言已在某醫院治疾又報告革命黨人流落東瀛食宿無着方自謀之不暇何暇反對帝制等語以堅袁氏之信及由東瀛行時先生預貽致袁函十數件交其契友囑隔日一發寄中央政府使袁氏以其仍羈滯日本不知先生早兼程至滇南矣及義旗高舉袁方疑唐莫賡假先生名義獨立因發電至日本某醫院僞爲詢問起居旋得覆音謂松坡已於兩旬前返國袁頓足惜曰吾一生賣人不圖今日爲彼所賣於是懊喪至不可名狀。

囑袁家偵探語

相傳先生行經蒙自縣時。曾有袁家偵探中途狙擊一事。有謂其爲知事張一鵬者。實則張之圖謀。尙未足爲危險也。初先生設計出京。袁逆料其必詣滇中。召集舊部與已反抗。因潛派密探至蒙自。將要先生於路而襲殺之。先生亦早知袁氏計必出此。乃化裝爲甯人子。由香港赴滇。道經蒙自。棄舟車而徒步。晝伏夜行。以冀弗與偵者遇。正行間。適一偉丈夫歛然。至當路而立。詢以何事。昏黑夜行。先生詭言爲中途遇盜。金錢行裝悉爲所劫。將歸龍州故里。偉丈夫瞰其貌。似頗熟識。偵者在京嘗見先生。故識之。知有異。叱曰。若得毋爲蔡某乎。言次。遽出手槍。虛擬其面。先生不動聲色。作垂涕之狀。力辯非是。乘彼不備。亟掣槍擊之。偉丈夫立殪。時樹林深處。又有數人躍而出。先生連發槍六七彈。斃三人。尙餘其一。其一人駭而返身狂奔。先生叱曰。若毋逃。苟以實告我。乃公貸汝生命。否則吾彈至矣。其人遽止步。長跽而前。具白以吾曹此來。乃受袁氏密命者。先生笑而揮手令之去。且曰。煩汝寄語袁氏。今後毋再行。使此鬼蜮手段也。其從容不迫。有如此者。

力辭都督之血淚語

既越蒙自境。先生乃晤滇師長劉祖武。劉蓋早奉唐都督之命令。專爲迎迓先生而來者。劉於是飭軍隊護送入省。滇中父老士女。聞先生戾止。咸出城郊迎。十數里。歡聲震山岳。唐公固爲先生舊部。至此欲以都督位置讓之。先生弗可。卽宣誓於衆曰。某之來。此乃保障真正共和。爲我同胞謀幸福。非爲個人虛名及權利計也。唐君是舉。轉予外人。以口實矣。若必欲強我。則請從此逝。今日之事。當先以推倒袁政府爲目的。他務正不暇計。及請與君約。闔以內君主之闔以外。吾與李協和任之。唐公徇其請。遂於數日後。宣布獨立。先生乃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剋期率兵出發四川。其轟雷掣電之敏捷。手段洵非他人所可及也。

你才是叛逆呢

雲南獨立之消息至京。老雄袁世凱始則仍用狡詐手段。表面認爲土匪滋事。電唐公相機剿撫。迨蔡唐自承不諱之聯名電耗至。袁又斥二公爲叛逆。先生乃作滑稽之覆電致袁曰。『公謂吾儕爲叛逆。然吾儕稱兵起義者。明明爲保障民國之功臣。至共和。

時代元首欲實行帝制。獨不謂之爲叛逆乎。公所謂叛逆者。殆卽夫子自道也。耶。今者誰爲叛逆。卽請付之國民斷決可也。云云。』袁竟不能置答。

勸人助義書

未出師之前。先生親作長函。致川湘各守將。勸其歸順。殺敵。其警策處。如『公助彼人。卽祿享千鍾。侯封萬戶。終難免千秋唾罵之名。苟助義。拚頭顱。喋血馬革。裹屍畢。竟解同胞倒懸之厄。況順逆之間。成敗之數。尙不可預決。耶。何去何從。請速裁奪。』等語。讀之。未有不使頑夫廉。懦夫立者。蓋先生文章與武備兩者。皆其特長也。

血戰聲中之軼事

時袁政府陸續派兵南下。總計全數約八萬二千人。而護國軍方面。僅二萬有奇。以十之三駐守滇省。其餘則先生與李協和分統之。彼時先生所部不足一萬。使之抵北軍。可謂以一當十。而先生卒能使北軍敗績者。則信乎其神機妙算爲不可及也。茲撫拾其血戰聲中之軼事數則。撮載如下。

以少勝多

凡兩軍對陣時。先生必先遣少數軍隊以出。或十數人爲一耦。或數人爲一組。伏處四面以待之。北軍燃槍遙擊。亦寂然不動。迨北兵逼近。護國軍卽退卻。北兵疑其怯。追益急。比入重地。伏軍卽四出圍包。困於核心。槍礮俱下。敵死亡無算。蓋以少勝多也。

以山戰取勝

敵兵不諳山戰。共和軍慣依山列陣。凡交綏。滇兵必僞敗而逃。高踞山峯上。作猛虎負嵎計。敵之精神。悉注重於是間。先生乘間潛派勁卒。繞間道突出敵後。遽燃槍礮襲擊。而扼守山嶺之兵。亦奮勇而下。使敵腹背受攻。故所至敵輒敗北。甚或無一生還者。

護國軍僞受敵人賄

北兵挾其金錢魔力。屢遣間諜。遊說滇軍。餌以厚利。使之於戰爭時。倒戈反攻。滇軍陽應之。而密告先生。先生乃將機就計。使所部故作自相攻擊狀。以給敵軍入。已則抽撥全隊。逕襲敵人大本營。拳旗斬將。而獲全勝。轉使敵軍無立足之地。

優待俘虜

一日。所部忽獲北軍斥埃隊二人。至左右欲殺之。先生亟禁之曰。彼儕此來。不過貪囊

家將厚賞。不惜犧牲生命。冒險而值我軍之虛實耳。今若此。吾將使之觀我軍容之盛也。於是攜之遍遊各營中。訖謂之曰。我兵無他異人處。惟軍心一致。精神滿注。團體堅固耳。爾曹返者。盍以我數語。白之長官。二人唯唯。先生又詢其姓氏里居籍貫。與之絮絮不已。更各給以數金遣之去。且囑曰。爾營中兵士。苟願降我。當倍給其餉也。未幾。納溪大戰。滇軍獲得俘虜歸。先生勸之歸順。立發雙餉。命送之入滇。瀕行。執其手曰。爾曹姑安心耐守。俟戰事平息後。仍放爾歸里也。北軍零涕感謝。

得軍士歡心

川邊守將劉存厚。夙爲先生部下。聞滇師起義。密致電先生。請其速率大軍入川。已願響應。先生得是耗。自將一梯團。兼程進發。比至。劉軍果白旗高舉矣。先生召集劉之所部。演說袁氏之種種罪狀。且曰。爾曹果傾心向義。則附我。有不願者。當給以資斧返里。衆涕泣羅拜曰。願隨蔡將軍殺賊。縱粉身碎骨。所不計也。

痛哭盧叫雞

有巨匪盧叫雞者。糾集亡命。盤踞於殺瀘一帶。向以殺人越貨爲事。及先生提兵入川。

敍瀘居民。環請爲除匪患。先生素知盧之黨羽。勇敢善戰。欲收爲己用。因遺書招盧至。盧恐有他變。弗敢來。先生派裨將某往說之。盧遂投誠。納溪之戰。盧使其黨投效。張敬堯軍前。爲鄉導。給北軍深入重地。伏兵四出。殲滅敵師無數。旋盧爲敵所獲。醢之。棄屍郊野。先生令所部收而葬之。自痛失一左臂云。

王思孝之助義

綦江方面。峯巒險阻。道路曲折。非土著者不能辨認。有鄉約王思孝者。年已七十有餘。深恨袁兵強買什物。姦淫婦女。因詣護國軍營中。請先派兵。伏於松坎（地名）已將爲鄉導。給袁軍入險。先生如其計。無何。袁軍果至。伏兵四出。殺敵數千。奪機關槍十餘架。捷報至。先生擬重賞王思孝。而思孝已死於亂軍中矣。先生乃訪其家屬。厚恤之。

鄉民不受賞

瀘州之捷。滇軍入城。百姓皆伏道歡迎。先生下騎。一一慰勞有加。時北兵已盡燬城中屋宇。居民皆露宿。先生派人分往各鄉鎮。購買蘆席予民。使之圈棚爲屋。以避風雨。又北軍遺棄之殘破不完全戰用品。堆集滿地。百姓代扛入營中。先生悉給予銅元十數。

枚衆不肯受曰。吾儕小民。但冀公常駐是間。卽受福不淺。敢望賜手。

片語激動民心

又先生駐軍敘瀘時。常招土著入營。絮絮坐話。形骸脫略。決無總司令之氣。馘逼人。或詢曰。方今天下。何日復享太平。不見兵革之禍。先生笑曰。易耳易耳。如袁氏退位。或死。立時可償此願矣。衆曰。然則總司令之率兵北伐。其目的蓋不許袁世凱做皇帝耶。果爾。伐之誠是也。先生慨然歎曰。爾曹今茲流離失所。實受袁皇帝之賜耳。衆聞是語。咸切齒不已。

單騎見巨匪

敘瀘之役。南北兩軍。血戰十四日。互有死傷。亡虜時。該處有巨匪者。率黨羽數百人。乘兩軍戰爭之際。輒出其不備。攫取器械輜重。先生惡其無狀。而又憐其勇也。欲招撫之。以爲己用。乃使使與之接洽。該匪恐其詐。自言非蔡公來不之信。使者返報。先生卽隻身往。直至匪穴。揚鞭大呼曰。爾曹欲見蔡公乎。蔡公在此。諸匪皆羅拜地上。匪首鑒先生之誠意。待人遂歸順。故護國軍敘瀘之捷。該匪與有力焉。說者謂先生之單騎探

匪不滅。當日郭汾陽之見回紇。云想見其膽識有過人處也。

吾喉與民國之關係

每屆大小戰。先生皆親臨前敵。指揮軍士。故所戰皆捷。然操勞過度。又迎風引吭高呼。口令以致頓膺喉疾。初猶不覺。繼則漸次失音。將校勸其休養。以他人代指揮之職。先生毅然曰。吾個人喉舌較萬軍生命孰重孰輕。奚可以微疾而誤軍國大計乎。由此更身先士卒。勞怨不辭。雖將死之。民國得先生之回天妙手。醫治復活。而先生致疾之由。實基於此。是真以生命犧牲民國者也。可謂再造共和之第一偉人矣。

蔡家軍不啻岳家軍

川邊大戰。北軍屢次失敗。袁政府乃調各勁旅。集矢於敘瀘等處。先生知敵軍勢力雄厚。非僅以力爭。所能操勝算。於是密電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使之提兵進攻湘省邊境。湘督湯薌銘。飛電袁皇帝。速派援兵助戰。袁以全國精銳士卒。盡開拔川邊。亟電檄張敬堯李長泰所部。分軍一半前往。比至湘。李君則又停止攻襲。先生偵知駐川之北兵單薄。乃下緊急命令。率全隊直搗敵入中堅。致張李之師大敗。張李又急調援湘兵。

隊速返。李烈鈞又自後追襲之。死傷無算。蓋先生慣用聲東擊西。變守爲攻之策。故無往弗利。又綦江一戰。先生以五百人。大破敵軍一萬餘衆。當時川中諺語。擬蔡軍爲岳家軍。蓋美其能以少勝多也。

來看北軍戰利品

先生部下。精於射擊。每屆鏖戰。彈無虛發。一日深夜。敵軍駕飛機一具。航空至護國軍軍前。偵探虛實。時先生尙未就寢。遽聞輪機軋軋作響。潛召礮隊及軍隊。伏於暗陬。偵飛機至。驟燃槍遙擊。竟殪艇中司機者。又擊之。艇遂受傷。從空中墮下。破碎不可復用。先生命軍士昇之前敵。植木竿懸之。予敵觀。且標題其上。曰『北軍之戰利品』。蓋藉是以愧敵兵之將領云。

不沒鄉民向義之忱

當北兵之敗績也。所棄之戰利品。雖爲護國軍奪獲。然亦間有遺而弗取者。該處居民。悉昇之送入軍中。左右曰。是無用之物也。先生曰。物雖無用。然鄉民嚮義之心。則不容辜。負命厚賞之鄉民。利其多金。悉各以己居屏而不御之什物。賣之來。僞言得自敵軍。

者。先生無不如其欲。以去聞鄉民所獲之價較物值尤倍云。

陳宦獨立真耶假耶

四川將軍陳宦。知成都已陷於四面楚歌之地。不得已。派員請謁先生。停戰議和。並願予以特殊交換之條件。先生謂來使者曰。吾非仇視二庵。蓋弔民伐罪。爲大局計也。以二庵效忠袁氏。反抗義師。故不得不出此激烈手段耳。今日之事。無磋商之餘地。二庵果欲吾停止進攻。則曷不以獨立爲交換之條件乎。若曰請和。吾所弗願。聞使者返。白陳宦。置不答。先生進兵益力。迨成都危急。陳宦乃宣佈獨立。先生得是耗。謂所親者曰。彼之此舉。乃迫於無可如何也。若吾軍受給而返。彼又依然傾向袁政府矣。於是雖按兵不動。而在在仍作戰計。劃以爲遙懾之勢。可謂料事如見者矣。

與張敬堯之謔語

袁氏取消帝制後。曾電張敬堯李長泰曹錕等將。令其罷兵。靜候中央派員與護國軍議和。張敬堯曾致函先生。書首冠以大將軍某某奉令停戰字樣。篇中措詞。又語語驕抗。先生惡其無狀。乃報以滑稽書一通。中有一聯語云。『肉食伍參。何補瘡痍。士卒頭

還先軫終成鹵莽元戎」寥寥二十字譏刺笑罵包括殆盡可謂諷而虐矣蓋出自先生手筆也。

外人稱爲文明軍

當停戰時期南北兩軍時起冲突一日有某梯團營兵與李長泰所部釀成激烈之戰爭敵軍死六七人傷十數人事後梯團兵赴先生處報功先生急誡之曰吾昨已宣佈罷兵汝何事違令衅由我開是曲在我也不究汝曹以罪已屬輕縱尙望功乎今後毋再輕犯也犯則弗貸爾曹死由是軍中益進於文明舉動云外人交口稱之

罵張敬堯之趣語

北軍在敘瀘兩處姦殺焚掠無所不至先生貽書責張敬堯云『兩軍爭點其目的在共和帝制二端共和死則同胞爲帝制人民帝制死則同胞享共和幸福無論誰勝誰負苟無民何以爲國今貴軍挾其勢力蹂躪羣黎吾輒爲閣下所不取矧邇來中外報紙咸記載貴軍野蠻吾爲閣下計正宜一雪此恥胡反加之厲乎且也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自今以往世界上又曷貴有皇帝耶公身爲大將不思整飭軍紀但知媚茲一人

已屬罪不容死。況更虐我同胞。人將不食爾餘矣。云云。』其藹然仁人之言。已溢於詞旨之外。

我得人和

北軍在川中。購買什物。往往短給代價。甚有不名一錢而攫之去者。護國軍則反是。凡有所需。入市必如其值償之。又北軍所過之地。槍械輜重。悉拘當地土著。爲之輸送。每日僅給小口糧五十文。苟有逃遁者。卽追而殺之。及護國軍至。鄉民皆爭先扛軍中應用之品。隨行軍士。皆予以優待。同食同宿。事後計路程遠近。給以銀幣一元二三四元不等。或問其故。先生笑曰。師克在和。古有明訓。況處茲民智大開時代。耶。吾與敵戰。其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者。豈僅在兵力哉。亦恃民氣爲之後盾耳。故我軍所至。首以要結民心爲第一。着今優賞。若輩勞勩。家不過使彼等曉然。敵以暴我以仁。敵以猛我以寬而已。或服膺其論。

一 紙檄文袁氏病

當先生宣佈獨立之日。首先傳檄各省。聲明袁氏之罪狀。其檄中警句。如『負弩之責

已專絕纓之志早決。於是驅我南兵。率之北伐。取道蜀漢。誓清中原。夫亂賊盡人可誅。仗義誰不如我。引領四方豪傑。如有萬全深謀。尙望排除萬難。早建大義。勿使曹瞞拊手笑天下之易定。日盼伊川披髮決百年之爲戎。等語。真至情至性。可歌可泣。文字也。聞是檄傳至京師。袁氏見之。卽忽抱采薪之憂。京中滑稽家謂昔陳琳檄可愈曹操頭風。今蔡鏗檄可使袁氏染疾遙遙千百戰後。先輝映真無獨有偶云。

迫袁氏退位之妙語

袁氏取消洪憲。仍思戀棧。覬然爲民國元首。南方各省。咸函電紛馳。促袁退位。日必數十百起。惟先生之三電中。有一則頗寓滑稽於莊語中。讀之可令人啞然失笑者也。畧謂『共和與帝制立於極端。反對地位。自帝制發生。則共和死。吾儕力活共和者也。今旣活矣。公何能再膺是任。吾謂公旣與帝制同生。卽當與帝制同死。若帝制死而公獨生。某竊爲公所不取。吾儕拚拋生命。蓋欲身殉共和。公猶不思退位。能無愧對帝制耶。某爲公計。殉帝制。仍不失爲英雄云云。』(下畧)說者謂袁氏致死之由。半由先生一電爲催命符云。

一封書到解紛爭

現政府便先生督川之命令雖下。而陳宦周駿猶爲爭位置稱兵。兩不相下。先生由敍府作一長函致陳周曰。『二君之不惜兵連禍結者。乃爲爭川督一席。抑何所見之小耶。竊謂吾儕生於斯世。當以國是爲前提。不應存自私自利之見。某今銜命入川。蓋收拾未了之局。俟部署既定。則自請辭職。或於二君中推轂一人。以承斯乏。不過累公稍候時日耳。用特馳函奉告。卽請解甲息兵。如或不然。某雖不願效齷齪官僚口吻。以違抗中央命令。相責而擾亂全省治安之咎。某當聲罪致討。務希從速裁奪。某秣馬厲兵以待。』云。周陳得書。自知勢理兩項皆有所繼。因卽日停戰。說者謂片語可以解紛。先生當之殆洵無愧色云。

語重心長一紙書

既之川督之任。收拾棼如亂絲之各項要政。不遺餘力。無晷刻寧息。祇以積勞過度。致舊症喉疾頓發。且轉加劇。然猶勉力撐拄。從事部署。時小鳳仙在京。曾致書一通。貽先生。篇中微旨。擬有蜀道之行。蓋將踐前約也。先生裁牋答之。謂『自軍興以來。頓膺喉

痛。及。失。眠。之。症。今。茲。督。川。難。卻。黃。陂。盛。意。故。勉。爲。其。難。俟。各。事。佈。置。就。緒。即。出。洋。就。醫。爾。時。將。挈。卿。偕。行。放。浪。重。洋。飽。吸。自。由。空。氣。卿。姑。俟。之。』未。幾。先。生。之。病。日。甚。遂。實。行。呈。請。政。府。准。予。請。假。並。薦。羅。佩。金。以。代。政。府。可。其。請。先。生。乃。束。裝。之。上。海。小。作。勾。留。

病中之言論丰采

滬上軍商學各界聞先生駕言戾止。咸開會歡迎。先生以喉疾綦重。未克赴會。因作書謝之。惟居滬上寄廬中養疴。或問至虹口某國醫院治疾而已。初某醫士謂先生之疾不難著手。苟善自診視。兩旬之間。可收效果。先生遂羈滯上海。俾早占勿藥之喜。不料數日後。自覺喉間似有物。蠕蠕以動。每屆飲食。下咽維艱。然其強自珍攝。與人言。仍不改其常度。有見之者。覩其言論丰采。莫知其抱危險之症也。

英雄本色與書生本色

先生在滬時。憚於往來酬酢。乃謝絕一切。暇時輒與茶陵譚組庵。微服至新世界樓外樓等處游覽。譚固書生。所御服飾。輒樸樸無華。布衣敝履。彷彿來自田間者。先生則跌宕曠達。不修邊幅。游。人。初。不。知。其。爲。再。造。共。和。之。偉。人。也。說。者。謂。二。君。真。不。愧。爲。英。雄。

本色與書生本色云。

我會他做甚麼

相傳先生居上海。有前清某鉅公慕其盛名。竭誠造廬謁見。時先生寓中。無多侍從。僅一老蒼頭給役而已。是日蒼頭赴市購物。而某鉅公適至。命數僕叩關。先生乃親往啓扉。見來者輿馬麗都。因詢其奚自。僕覩先生狀。疑爲蔡宅侍從。乃曰。吾家大人特來拜謁蔡將軍。煩汝將命。言已出名刺一授之。先生略視訖。笑而答曰。蔡將軍不在屋裏。請攬貴主人駕。其僕叩以何時返。答云。無定時。車中顯者聞是語。命驅車歸。適老蒼頭手攜什物至。見某鉅公執禮甚恭。蒼頭爲上海土著。曩曾服務於某鉅公府第也。某詢曰。汝主果他出否。蒼頭曰。適啓門者。卽蔡將軍也。彼向不接見他客。故託詞外出耳。某鉅公唯唯慚而去。

我不學袁世凱與張四先生

先生與人溫婉無忤。雖販夫走卒。報必以禮。當其至滬之日。時梁任公亦在上海。凡與見。必執弟子之禮。甚恭。嘗對人言。己之學術功業。悉由任公造成。任公見先生過事。搗

謙。因。勸。其。稍。稍。脫。略。形。迹。先。生。毅。然。不。可。且。曰。師。弟。之。禮。何。可。廢。也。某。畧。讀。詩。書。粗。知。大。義。忍。效。袁。氏。之。與。張。四。先。生。哉。聞。者。皆。歎。其。賢。

作古之狀況

相傳先生自此次推倒袁政府後。深恐帝制黨餘孽陰謀。不利於己。因在在防人狙伺。居上海時。出入必有戒備。凡食品必先化驗而後下箸。居無何。病勢又劇。乃決意東渡。就醫於日本福岡醫院。初治之。尚有效果。後遂飲食減少。日啜稀糜一盞而已。及日本天長令節。彼國各界。舉行提燈大會。先生與二三友人。曾入市遨遊。傍晚歸。得黃克強先生逝世噩耗。乃頓足呼天。曰。吾中國又弱一個也。於是倍極悲痛。由此精神日漸困憊。延至十一月八號下午四時作古。慘哉。

作古之概略

據外報紀載。十一月四號。先生腸肺乾燥。曾於市上購西瓜一具。搗汁狂飲。以致喉症伏迤。卒戕生命。然是說恐未必確。時值秋盡冬初。豈有食瓜之理。據徵實消息云。蓋病箇已深入臟腑。加以日夕抱國事隱憂。故速之死耳。聞死前二小時。先生尚扶侍者之

肩。至門外觀。天空演試飛機。精神猶健。乃轉瞬間竟溘然長逝。斯亦奇矣。

小鳳仙之絕命書

先生既歿。噩電傳來。中外人士一致震悼。維時小鳳仙方在京師。聆此消息。初尙不之信。乃拍電詢問。果無錯謬。鳳仙卽誓不欲生。搗母頻勸之。乃止。是晚鳳仙眠較早。明日過午。仍不起。搗母大疑。排闥入。見鳳仙已飲刃自斃矣。其案置一絕命書。語極哀慘。沈痛畧謂「妾與蔡君生前則天涯。遠隔死後。或魂夢可依。」又云「當日臨別。誓詞言猶在耳。今者君死。妾烏忍獨生。或者精魂仍毅飛越重洋。追隨蔡君。依依地下。爲流寓之伴。侶如或不能。妾願化恨海啼鵲。望白雲蒼莽中。是我蔡郎。停屍之所。夜夜哀鳴。已耳。」讀之。眞令人淚下云。

與梁任公之交誼

松坡先生。係湖南寶慶人氏。當光緒戊戌變政之際。卽入時務學堂。時湖南有湘報者。譚瀏陽等所組織者也。松坡嘗操持筆政。康梁事敗而後。清廷捕緝黨人甚嚴。松坡子身至滬。途中幾瀕於危。旬日乃抵上海。資用乏絕。且滬上亦非可以安居者。告貸於湘

中某巨商欲得其臂助以至日本。某商畧與之。僅抵長崎而資又盡。幸松坡素知東文。乃譯書以自給。久之輾轉至東京。時爲光緒壬寅。梁任公方辦新民叢報。一見蔡。知非常人。歎曰。誰令松坡一寒至此也。於是遂邀之入館。襄理報務。松坡乃差足自給。又久之。投入陸軍學校。此先生爲軍人之起點也。然其間得助於任公者居多。

日謀升斗夜讀書

先生少時科舉方盛。先生亦循例習舉子業。十三歲補弟子員。十五歲補廩。然先生視之蔑如也。曰。此徒足以震耀流俗之耳目。大丈夫畢身事業。豈在此耶。是時新學尙未輸入。先生乃一意中國兵農之學及史鑑等。每夜非四鼓不睡。遲明又起矣。先生家貧。父早故。侍母之外。兼理柴米瑣屑。事故日間恆不得少暇。其讀書之時全在夜間云。

譯東書所得充學費

先生東渡時。行囊羞澀。不名一錢。既抵東瀛。乃以譯書糊口。晝讀夜譯。無片刻之暇。而先生孜孜不厭。且學業因以日進。嘗語人曰。譯書一事。於學問及經濟兩有所益。吾輩寒士游學他邦者。正宜以此爲法也。時留東學生多事治游。而先生獨閉戶譯書。甚至

不與人通音問云。此可見其好學之勤矣。

結婚之美談

先生未至東洋時。已聘定某姓女爲室而未娶也。先生匆匆東行。結婚之期。遂致延擱。而抵東以後。又復一志學問。舊時朋友。音信斷絕。於是道路喧傳。蔡某已死矣。此言傳入中國。其太夫人聞之。哭之慟。而其未婚妻。乃欲過門守貞。侍養老姑。太夫人不能卻。而允之。忽忽六七年。先生忽自日本歸來。舉室相驚。以爲異事。始知先傳先生已死者。乃謠言也。於是重行結婚之禮。親友稱慶。相傳以爲美談云。

斥歷史本來無直筆

先生少時。即有卓識。超絕流俗。嘗讀史鑑。歎曰。此二十四姓帝皇之家譜耳。政治之得失。民生之舒困。風俗盛衰。不可於史乘中討求。何得謂之史乘。且紀帝皇一家事。亦半是曲筆云。按此等議論。在今日視之。已不爲奇。然在二十年前。能道之者。有幾人哉。吾於是不得不佩服蔡先生之卓識也。

開導鄉民

蔡松坡軼事

滇省既宣布獨立而後。唐蔡二公復挑選師範法政兩校學生之長於口才者分往各縣。開導鄉民以熱誠愛國之心。發簡明淺顯之語。演說袁氏誤國之罪狀及篡取帝位之陰謀。聞者皆爲感泣。願捐軀殺賊云。

治兵之名言

先生在滇嘗語人曰。善用兵者。勝敗決於未戰之先。比及干戈相見。然後以爭勝負。亦已晚矣。或問何以決於未戰之先。先生曰。民心之向背。地勢之得失。此勝敗之大原因。於未戰之先。早可見及者也。若夫軍旅之多寡。與器械之利鈍。何足道焉。

行軍總宜行詐術

先生率師入蜀。阻雪深山中。途迷而不知所向。全軍喪氣。先生晨起。聚士卒而訓之曰。昨夜夢見諸葛武侯。指我迷途。吾人當具牲遙祭。然後向東南方行。卽能出險。士卒中之思想稍舊者。多迷信之。於是奮力前行。一晝夜。竟得大道。而雪亦霽矣。幕中人有謂先生頑固者。先生曰。吾觀士卒之中。未能破除迷信者。甚多。吾姑利用此術。以激其前行耳。兵不厭詐。豈僅對於敵人爲然。聞者至此。乃大折服。

兩都督相讓

獨立既宣布。省城秩序井然。兵士皆願奮身殺賊。而此時更有一美談。卽推讓都督是也。初唐蔡在滇。最得民心。故都督一席。非唐卽蔡。而唐以松坡爲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生行輩。最老必欲讓蔡督滇。李烈鈞亦以爲然。願居其部下。而受其指揮。顧松坡不以爲然。謂唐乃現任將軍。故都督一席。當然仍爲唐氏。何須更易而起紛擾。相持竟日。仍以多數人贊成蔡說。一仍舊貫。於是唐爲都督。蔡與李督師出征。蔡爲護國第一軍總司令。李爲第二軍總司令。一時聞者莫不稱爲謙讓可風云。

祈戰死

護國軍之組織既定。十二月二十七日。唐都督蔡李兩司令親赴校場誓師。軍容極爲整肅。出征之將校皆預戒家屬曰。此行期必戰死。勿望生還也。其未曾編入出征軍者。皆慷慨請從。有乞求數次而不得者。有以去就相爭者。唐蔡皆以溫言慰之。士氣之奮於此大可見矣。先後十日。凡退伍之兵。而報投到者不下六七千人。此尤前古所未有云。

殺奸細祭旗

袁項城之運動帝制也。不外乎使用詭計。而所以輔佐其詭計者。則武力、金錢、爵祿是也。對於雲南一方面。加給軍官薪俸。年約三十萬元。又派其侍衛武官何某爲專使。挾重金而來。運動唐將軍。並密布偵探。以偵察其舉動。及乎義旗一舉。日月重光。袁家偵探如路某、楊某等。均紛紛抱頭鼠竄。棲息於內河及川粵間。而專使何某尙逗留在滇。旋爲護國軍所捕得。羣欲殺之。以祭旗。蔡公不許。曰：彼鼠輩何足與較量。竟舍之。但移交交涉委員署監管。勿使外出云。此可見蔡公之大量矣。

縣知事當兵

滇南起義而後。士商請願投軍。爲國効力者。不計其數。護國第一軍司令部。每日必懸有蔡總司令之批示。卽批答請願從軍之呈文也。其中嘗有一人係某省縣知事。又有一人係某縣行政委員。均請犧牲報國。蔡總司令均批以『有志從征。殊屬可嘉。惟從征人員已有定額。礙難照准云云』。於此可見人民之義憤矣。

阿迷脫險之真相

初松坡在途中。早料及於抵埠時。將爲袁家偵探所踪跡。將謀改裝爲僕役。側身傭保之間。蔡僕某氏因進言曰。主人既改裝爲僕。僕願改裝爲主人。以混人耳目。且僕既爲袁家官吏所得。亦未必即有性命之憂。蓋三五日內。吾必出滇境。三五日外。主人抵省。宣布獨立。僕乃得脫身而出矣。蔡以其言爲然。改裝既竣。行至阿迷。果有軍警多人。迎於車站。云奉知事命捕緝某人。也。蔡僕年貌既略與松坡相似。改裝之後。益復難辨。至此故露荒張狀。軍警以爲卽松坡也。乃向之盤詰。僕人出言不遜。自認爲松坡。軍警乃擁之而去。真松坡遂乘間逸去。軍警捕僕人至知事署。拘之一室。一面電告袁政府。請示辦法。復電未至。而滇省已宣告獨立。知事大懼。匆匆挾款而逃。無暇問及他事。蔡僕竟無恙。安然抵省。見蔡蔡慰勞。備至。後是僕從蔡征川病死於蜀道中云。

我料老袁總是死

當護國軍初起時。松坡在滇。與幕中人預測項城之結局。一時議論紛紜。有謂必作斷頭臺上之路。易十六者。有謂必作荒島中之拿頗倫者。有謂項城或自知悔過。仍得棄位而去。逍遙田園者。其懦弱者。猶惴惴焉。慮護國軍不利。而項城仍得安然爲皇帝也。

松坡皆不謂然。松坡曰：斷頭與流放二事在今日必做不到。蓋西北各省均爲項城之勢力。吾人誓師固不得不作一往直前之語。其實吾人之實力萬難直搗幽燕。況今日軍界要人左右於項城者猶多。即使北京攻破項城之身家性命尙自可保。故吾謂斷頭與流放二事必做不到也。然則項城將一旦悔過。翩然退位歟？則又不然。蓋項城之做皇帝並非被迷於前。安得悔悟於後？彼乃認爲不可做之事而試爲之。其居心固爲狠險。且其人強倔不做。猶可說也。今將做而未成。又安肯自認前愆。安然退位？彼勸退者之恐嚇與忠告均無用耳。然則項城終能做皇帝歟？則又不然。東南人心反對其機已動。亦豈旦夕之間能歸平靜人心不歸項城。雖自進於帝位。又豈得一朝安居或問松坡。然則尊意料項城當如何結局。松坡曰：彼殆以憂憤死乎。蓋軍務倥傯。勞也。財政支絀。人心不附。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憂也。自謂防閑嚴密。牢籠周到。而竟被我輩所侮弄。憤也。欲做皇帝一念之差。遂使生平名譽掃地。以盡口雖不言而心頗自悟悔也。凡此種種。有一於此。已足傷身。況項城兼此四者乎。年強力壯之人亦難當此。況項城爲老叟乎。行見相持一年。彼自以憂憤死耳。當時聞者猶未深信。其言及項城果以憂死。

乃大服其有先見之明。

蜀道中訓軍士之言

蜀道崎嶇古稱難行瞿塘巫峽山高灘險行人因而隕命篙師對之雪涕川滇之交尤爲險阻荒山古木亙古未嘗開闢松坡率師攻川由川滇交界之新場進攻燕子坡鳥道羊腸行人幾不能駐足攀藤捫葛相牽持而後上偶一不慎失足墮於深壑軍旅至此涕泗滂沱咸有難行之色松坡慷慨直前放聲呼曰行行孰甘退讓爲亡國奴耶臨風一呼山谷皆應一軍聞之勇氣百倍不復自知其身履危地放足前奔踰山越澗不自知其困苦而亦無一失足者云松坡每至山路險阻處輒以此言振作軍人之氣軍中人相謂以爲此言無異大斧頭任是高山峻嶺一經開鑿立化爲平地也。

魔術之歌

或又謂松坡行軍川中士無難色全恃其一種從軍歌歌凡數十言爲松坡所自製行軍時令兵士歌之則覺滿目均是樂趣頓忘其從軍之苦行路之難也兵士至呼其歌爲魔術之歌云嘗有一兵自述其事謂己本非軍人只以一時爲義憤所激勉強從軍

及聞征川之令。心頗懊喪。喪心志。委靡無力。以荷槍況奔走於蜀道中哉。乃一聞從軍之歌。便覺身輕。腰健。步履如飛。嘗一日行百餘里。而不知苦。及暮抵駐軍之所。則足底泡起如杯。大然亦不痛。明日復行矣。噫。軍歌之能感人。有如此者。而其歌不傳。惜哉。

松坡夫人之深明大義

松坡之脫身出京也。假託與其夫人相爭。負氣離婚。因而先生將眷屬送至天津。以掩飾項城之耳目。松坡初以此策。與其夫人相議。夫人憤然曰。君何如人。而有此舉。得毋爲他人所訕笑耶。松坡曰。假也。非真也。夫人曰。吾不會唱新劇。何會作假。或半途爲他人窺破。又將如何。松坡曰。吾亦知其然。但今日迫不得已。苟非此計。將坐以待斃耳。夫人乃諾其請。明日即假松坡冶游事。與之相鬩。毀器搗物。聲聞於外。廳中陳設之瓷器及鏡屏等。均擲諸門外。鄰人聞聲奔救。而松坡夫婦面部各有傷痕。夫人尤啼痕滿面。如淚人矣。後經友人解紛。松坡願出贍養費若干萬金。與其夫人離婚。夫人即攜行囊出都門矣。時袁項城方猜疑松坡。及聞其事。乃坦然曰。彼家事尙不能了。何暇問國事。益不備其有所舉動。乃未數日。滇南警告傳來。都下方知項城中松坡之計也。松坡嘗

謂其夫人不惜自辱於一時亦可謂之明大義云

愛國真詮

松坡既至滇。項城猶欲以利祿牢籠之。因託某外人居間調停。願以平和解決。不惜以巨金爲酬云云。某外人三訪松坡及唐將軍。均拒而不見。一日。又來訪松坡。松坡明知其來意。姑延之入。徐問爲何而來。得毋有奇謀勝算。以獻於護國軍乎。果爾。願用君爲客卿。他日共和再造。吾國四萬萬人當感君之德於不忘也。某外人曰。否否。吾非不知共和之可貴。及將軍之苦心。乃揣時度勢。萬不能行。將軍勞民傷財。終歸失敗。何如早自取消。此議猶可以救國家於垂危乎。松坡慨然曰。先生休矣。先生之所謂勞民傷財。正吾所謂國民應有之義務也。奮全力以爭共和。爭而得榮莫大焉。爭而不得。雖至身死家破。猶勝於屈伏於專制政體之下也。某外人語塞。乃怏怏而去。松坡與人言及滇。人都稱此語爲愛國真詮云。

在京時假意揮霍

松坡在京師時。充軍事顧問。兼任種種要務。月薪所入。不下數千金。在項城之意。固以

爲英雄入我彀中也。而松坡亦假此聊以自隱。婦人醇酒金醉紙迷。不知者謂其抱自殺主義。又誰知傷心人別有懷抱乎。其時又有舊友規其自暴自棄者。松坡笑曰。我之俸錢得來。並沒費工夫。故用去亦不須計較。間接取之於民間。仍間接散之於民間。豈不勝於飽囊橐遺子孫哉。一時聞者多謂其曠達。然亦非知松坡者也。

在軍中手不釋卷

松坡率師征川。其行囊中攜兵書多種。雖終日戎馬倥傯。不暇及此。而夜深人靜。必秉燭讀書。非至二三時不睡。或謂此非讀書之時。松坡曰。吾亦知急切之間。披誦韜畧。於事何濟。但我之讀兵書。意不在此。終日奔波。不勝其擾。聊假書籍以靜心。而養性一也。夜深獨坐。藉以監察。巡查者之勤惰。二也。至於出奇制勝。存乎一心。隨機應變。戰乃不敗。古人之法。安可襲取。況求之於急切間乎。聞者深服其言。

雪夜登山

松坡入蜀時。正值陰曆隆冬。北風刮面。層冰在裘。全軍慷慨。從征毫無苦色。松坡又嘗於雪夜登山頂。俯視滿目皆銀。顧而樂之。或取酒痛飲。能教寒谷生春。後幕中人恐爲

宵人所害。苦諫夜出。松坡乃不更出。然終鬱鬱不樂云。

體恤兵士

蜀中交戰。有兵士爲敵軍所擊。礮子深入骯骨。痛不可忍。隨行軍醫。施以手術。松坡親自撫摩。慰勞備至。曰。此愛國男兒。爲國而犧牲者。其榮譽遠過於我也云云。又嘗有兵士爲湖南寶慶人氏。松坡之同鄉也。松坡嘗勉之曰。努力殺賊。毋退讓。爲寶慶人羞也。松坡治軍。恩信交孚。與士卒同甘苦。故兵士皆愛戴之。然松坡不自居功。每與人言。輒曰。某何嘗有功。藉兵士熱心愛國。故戰無不勝耳。

養疴時之言論丰采

項城既逝。共和復活。松坡解甲歸來。養疴滬上。假寓於靜安寺路哈同花園。於是政客名公。及歐美各國領事與報館記者等。多連翩來訪。松坡應接不暇。乃語人曰。某以鋒鏑餘生。幸而不死。共和復活。吾願已償。以後種種建設。自有人在。某曷敢妄參一議。從此逍遙世上。爲共和國之國民以終身。吾願已足。他非所求。但受病已深。恐痊愈非易事耳。故與人言。他人有問及時局者。松坡輒不置答。或有慰問其疾病者。則曰。某在誓

師之初早拚此身戰死。今幸而共和復活。更無須我輩爲國効力。不死則我之幸也。死則我之分也。修短聽之天命。何暇計哉。此時肺病已甚危。德醫及日醫連番察視。勸其息心靜養。松坡曰。世事吾本不關心。但岑寂之中。當有消遣之事。此事維何。讀書是也。醫生雖禁之讀而不可。後其病愈殆。乃東渡求醫。竟一去不返矣。

歸滬時感念舊游

小鳳仙種種軼事。前已記之詳矣。然僅就鳳仙一面而言。至松坡之於鳳仙。未嘗言及。合爲補誌於此。松坡初識鳳仙。本非尋花問柳之徒。亦無眷戀纏綿之致。不意鳳仙生成豪俠。松坡不得不爲所動。離京赴滇。軍事在身。自不暇計及兒女私情。及一旦解甲歸滬。念及舊游。其心目中時時有鳳仙之小影矣。嘗語人曰。我之初志。本非爾爾。但至於今日。有令我不能忘懷者。不知其何故也。於是馳書燕都。探消息。鳳仙專函還報。並以小影爲媵。松坡審視。謂較諸去年大覺消瘦。想爲憂患所侵云云。

在日本感舊之言

松坡東渡養病。纔行抵岸。彼都人士。爭相歡迎。白叟黃童。咸欲一覩中華之偉人。以爲

快。幾幾有萬人空巷之勢。報紙喧傳。連編累牘。無非先生之豐功偉績也。夫東瀛爲松坡舊遊之地。顧其初至也。始則爲亡命客。繼則爲留學生。他人對之。亦殊冷落。今昔相較。判若天淵。宜乎先生至此。別有一番快樂矣。而先生竟不然。既至東瀛。卽語人曰。某以僥倖成功。他人從而獎借。吾深引以爲愧。回首當年。求學之景況。如在目前。而年華老大。兩鬢成霜。此種境界。今生不可復得。驅車過吾母校。能不感慨系之。言罷。輒有淒苦之色。或勸其母過。悲松坡曰。悲從中來。不能自己。或者其爲將死之徵歟。

癸丑年之奇夢

夢之爲事。本屬荒謬無稽。但習俗相傳。以爲有驗。明哲之士。雖明知其非。而亦樂道之。蓋離奇怪誕之事。饒足爲談笑之資。雖如松坡。亦不免焉。松坡嘗以斬龍一夢。向人言之。以取笑樂。今爲畧記之如下。癸丑秋日。爲二次革命。戰敗而後。松坡憤世嫉時。鬱鬱不樂。於是乃以酒自遣。往往沈醉。一日醉中恍惚。至一處。金銀宮闕。無異皇者之居。有人冠冕龍衣。高坐堂上。見松坡。至下階。長揖相迎。松坡驚愕。急還揖而背。後有人猛拍其肩。痛不可忍。回頭審視。則背後二人。初非相識。但觀其裝束。一如乞丐。一如高僧。松

坡○急○問○何○人○二○人○答○曰○吾○等○爲○拐○仙○與○唐○僧○也○唐○僧○西○行○取○經○歷○經○患○難○將○返○京○城○苦
爲○孽○龍○奪○去○聞○先○生○腰○下○有○神○劍○特○乞○拐○仙○介○紹○求○先○生○除○害○安○民○松○坡○慨○然○應○之○乃
與○同○出○回○首○金○銀○宮○闕○早○等○諸○海○市○蜃○樓○片○刻○之○間○雲○消○霧○散○矣○行○不○數○步○滿○目○茫○茫
不○知○是○雲○是○水○但○聞○風○濤○泐○泐○翻○地○掀○天○驚○濤○駭○浪○之○中○突○有○火○龍○飛○出○口○吐○紅○雲○滿
天○皆○赤○松○坡○奮○身○躍○登○龍○背○龍○乃○矯○首○上○視○松○坡○拔○劍○立○刺○其○喉○方○在○是○時○忽○爾○驚○覺
方○是○知○爲○南○柯○一○夢○也○松○坡○嘗○舉○以○語○人○以○爲○奇○夢○然○聞○者○猶○不○知○其○驗○於○何○事○也○及
項○城○稱○帝○雲○南○護○國○軍○起○論○者○始○以○夢○事○與○時○事○相○比○較○不○禁○拍○案○大○呼○奇○事○蓋○一○經
說○破○無○不○吻○合○也○龍○爲○項○城○一○望○而○知○無○須○更○言○冠○冕○龍○衣○之○人○見○松○坡○長○揖○相○迎○乃
項○城○任○松○坡○爲○軍○事○顧○問○官○也○唐○僧○者○唐○繼○堯○也○拐○仙○者○李○烈○鈞○也○西○行○取○經○爲○龍○所
奪○學○歐○美○之○共○和○爲○項○城○所○破○敗○也○是○時○亦○不○自○知○其○夢○之○有○驗○如○此○或○以○此○言○告○之
乃○大○驚○歎○曰○此○偶○然○耶○抑○果○有○驗○耶○吾○亦○不○得○而○知○之○要○之○離○奇○怪○誕○不○可○思○議○名○之
爲○奇○夢○也○可○

松坡文藝之奇突

松坡雖不以文藝著稱。然偶有所作。亦復卓犖不凡。如贈小鳳仙一聯。前已記之。又嘗作誓師詞。世多見者。亦不復錄。但記其軍中雜詩云。蜀道崎嶇也。可行人心奸險最難。平揮刀殺賊男兒事。指日觀兵白帝城。又云。絕壁荒山九月寒。風尖如刃月如丸。軍中夜半披衣起。熱血填胸睡不安。

書紳之語

初護國軍成立時。滇人士開一歡迎會。歡迎蔡李二公。會場上所懸聯語。以朱筆書於白紙之上。凡六句。其言曰。開誠布公。和衷共濟。不爭權利。不避艱險。誓師報國。保障人權。會既散。松坡乞其聯而深藏之。或問何故。答曰。今日盛會。爲人生不可多得之事。吾乞得此。他年出而展玩。恍惚猶與在會諸公晤對一堂也。且此六語。實可爲吾人之座右銘。吾寶藏之。以資披誦。亦猶書紳之意云爾。後旣出征。此紙猶攜之。而往未嘗片刻離也。

表彰志士

初癸丑革命。戰敗而後。李烈鈞方聲濤等亡命南洋。松坡在京。唐繼堯在滇。三人密謀

討袁音書往來不絕於道。李烈鈞嘗命人送書由越入滇途中遇瘴而死其書爲他人所得輾轉以達於繼堯之所繼堯撫書泣涕顧其事未使外人知也及滇既獨立松坡入滇繼堯以此事告之松坡亦歎息不置亟爲表彰親置輓聯贈之並厚恤其家族云按送書者共二人均死於途談者且能道其姓名惜記者不復能憶及耳。

用兵之神奇

初唐繼堯密謀起義顧表面極爲鎮靜雲南巡按使任某者始終未嘗聞知也一日唐將軍招之赴宴見在座者多素不相識之人席半將軍起立演說宣佈松坡所撰之袁世凱罪狀任巡按噤不能語歎曰松坡用兵真是神奇莫測昨日猶聞在京中爲顧問官今日討袁之檄文便已至滇中耶任氏見勢已如此卽極端贊成席散而出乃匆匆飛電至京與中央脫離關係矣。

對於舊友之感情

先生養病日本時日本有太倉三郎者向與先生同學於士官學校相契最深者也自先生歸國後海天寥闊音問久疎此次重到東瀛卽先訪太倉踪跡數日得之於某町。

先生力疾至其家。晤談良久。曰。吾人今猶是當年朋友之情。君慎勿以偉人而尊視我。又幸弗以異國人而客視我。庶不爲禮節所拘而得暢談衷曲也。云。

附小鳳仙逸事

其一 紅粉識英雄

北京武陟班妓女小鳳仙。與松坡之情誼。世人多知之。松坡在京脫險。鳳仙多所計劃。亦盡人所能言也。均不容贅敘。但記鳳仙一二軼事。以見鳳仙之生平。兒女英雄。兩相映照。誠古今罕有之美談也。鳳仙雖青樓中人。顧慷慨有俠丈夫氣。尤有知人之明。一見松坡。卽知其非凡人。嘗謂之曰。吾生二十年。目中未嘗見斯人也。松坡曰。都門繁盛之地。王公大臣之貴於我者。不知幾何。王孫公子之美於我者。不知幾何。名士才子之有才如我者。又不知幾何。何得謂僅見斯人。鳳仙均搖首曰。不然。吾所取於君者。堂堂有丈夫氣耳。君試看舉國委靡。國將不國。貴乎何有。美乎何有。才乎何有。松坡聞其言。疑爲袁黨。教之使然。藉以偵己之密謀也。唯唯應之。於是益自韜晦。故作委靡之態。而益縱情博飲。若不復知亡國破家爲何事者。然而鳳仙遇蔡亦疎。蔡強與語。鳳仙泣涕。

曰。我。安。忍。以。兒。女。之。私。而。銷。磨。英。雄。壯。志。哉。松。坡。疑。猶。不。釋。鳳。仙。亦。微。知。其。意。曰。君。疑。我。乎。以。齒。嚼。舌。出。血。以。自。誓。松。坡。乃。不。復。疑。盡。以。所。志。告。之。

其二 風塵女俠

鳳。仙。妝。閣。不。事。華。麗。湘。簾。鬆。几。愛。好。天。然。一。瓶。一。榻。均。手。自。布。置。務。使。有。瀟。洒。出。塵。之。致。每。遇。文。士。墨。客。過。而。相。訪。者。輒。乞。留。題。而。去。閣。中。卷。軸。堆。積。如。山。然。鳳。仙。少。所。許。可。惟。松。坡。所。贈。一。聯。鳳。仙。最。爲。激。賞。曰。以。文。而。論。固。不。爲。工。但。確。是。知。音。之。言。也。其。聯。云。不。信。美。人。終。薄。命。古。來。俠。女。出。風。塵。嗚。呼。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鳳。仙。之。謂。也。

其三 天下興亡匹婦也有責

松。坡。一。日。謂。鳳。仙。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言。爲。我。輩。道。也。若。汝。輩。又。何。苦。以。國。事。爲。己。任。鳳。仙。曰。我。輩。何。異。於。汝。輩。豈。以。爲。有。男。女。之。分。貴。賤。之。別。乎。然。側。聞。今。日。人。人。講。平。等。講。大。同。講。平。等。者。男。女。之。界。限。可。泯。講。大。同。者。貴。賤。之。階。級。無。分。也。可。笑。君。曾。爲。民。國。之。都。督。尙。不。知。此。理。耶。松。坡。爲。之。大。笑。溫。言。慰。之。

其四 深惡阿瞞

鳳仙粗知文字喜讀稗官小說中國舊小說如水滸三國之類均時時把玩不忍釋手於三國讀之愈熟而痛恨於曹孟德之奸詐狡獪項城篡國其手段彷彿與阿瞞相似故鳳仙痛恨愈切論者咸謂小兒女亦知共和之理初不知其原因蓋自讀三國來也新小說中有所謂經國美談者乃述西洋古豪傑建國之事鳳仙亦喜讀之故一遇松坡卽以該書中英雄相況自謂一見斯人吾雖死而無恨云

其五 欽慕任公

鳳仙嘗見梁任公所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心儀其人以爲非某君之文章不足以傳書中人也云後旣識松坡嘗與談及松坡驚曰某人卽吾師也鳳仙狂喜卽欲挽松坡作介求相見適任公以事赴津未果及任公返而松坡又匆匆離京赴滇矣

其六 袁家太保之夢話

小鳳仙在京素負俠妓名項城稱帝時有袁家太保某公者挾重金求見鳳仙惡其爲人婉辭卻之使者三往而終不肯見最後乃語人曰某人何人吾與之一見則生平俠義之名掃地盡矣某深惡之然但知其嫌己而不知其不滿意於帝制也乃使人密察

所與往來者爲蔡松坡某公憤然曰蔡某雖然年少其如爲亂黨何（真是做夢）於是乃譖蔡於項城之前意欲藉亂黨之名以報私仇也項城聞言初不之信某再三言之項城乃爲所動於是遂有搜檢蔡寓之舉某公方自以爲得計誰知鳳仙已暗設圈套以愚項城乎

其七 喜作男子妝

鳳仙平居喜作男子妝。松坡眷鳳仙時終日足跡在鳳仙妝閣。友人知其然以事相訪。多趨往鳳仙處。一日有粵西人某君者往訪松坡。方入門突遇一人自屏後出。某君卽呼松坡握手與語。奈其人匆匆卻避。粵西人方知誤認。人深自懊喪。頃之侍者自內出言松坡今日未嘗至此也。粵西人乃怏怏而歸。後與友人談及此事。有知其詳者謂之曰。前日所遇非他人卽鳳仙也。蓋鳳仙服松坡之服。狀貌乃恍惚相似。粵西人於匆促之間遂至誤認耳。

其八 生同生死同死

松坡之由京赴滇也。鳳仙請與同行。曰。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安見兒女子不能執干戈。

衛社稷乎。松坡慰之曰：卿之志則壯矣。然此行殊險，不特無益於卿，抑且有害於我。不特有害於我，抑且有礙於共和前途。卿熱誠愛國，何必貪虛名而受實禍哉？鳳仙憤然曰：君謂我怕死乎？松坡曰：誰謂卿怕死？所恐者卿死無益而有損也。鳳仙聞此語，乃不復行。然猶與松坡約曰：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此言我當始終守之。松坡曰：卿何自苦爲？他日戰勝歸來相聚之日，正長何必作此失意語？鳳仙乃變戚爲歡，爲歌從軍樂一曲，而與蔡別。蔡亦慷慨起舞，誓不澄清宇內，不再入都門云。

其九 不負松坡之決心

松坡既赴滇，鳳仙乃閉門謝客，不事鉛華。日惟命侍兒購報紙讀之。攤紙即尋滇南消息。顧是時京城報紙大半屈伏於袁皇帝專制淫威之下。對於袁家軍則諱敗爲勝，對於護國軍則極端詆毀，是非顛倒，信口雌黃。鳳仙閱之日，見滇南敗報憂形於色。其侍兒頗窺其隱，因謂之曰：報紙之言不足信也。誰敢說皇帝家不是處？鳳仙聞其言，若有所思。憂因少解。忽一日檢閱某報謠傳松坡戰死川中，鳳仙大哭失聲，嘔血數口，因困臥。屢日不能起。後閱他種報紙，確知松坡無恙，其疾乃平復。

其十 兩全之策

昨有客自都門歸者。把臂於酒樓之上。爲余述鳳仙事。蓋略知鳳仙之生世者也。

鳳仙本良家子。父爲仇人所陷。傾其家。乃鬻鳳仙。轉輾入青樓。鳳仙初負氣不肯見。搗母逼之甚。乃以甘言誘之曰。母之所以欲我爲此者。爲黃金計耳。今有一術於我。無侮辱之虞於母。無金錢之損。其術維何。卽許我自擇客。而每月以若干金奉母。苟不足其數者。責我未遲也。搗母然其言。乃與立約。而任鳳仙所爲。已則時時監督之而已。於是鳳仙乃得自由。顧高自位置。客之不當其意者。輒以閉門羹相待。或且任意侮辱之。人不能堪。爭望而避之。將至月終。所得纏頭。以奉搗母。猶不足其數之半也。鳳仙大窘。謀於侍兒。侍兒教之云。云鳳仙慨然曰。前日之約。自我立之。我何可失信哉。於是遂命侍兒致意於某鉅公。招之來。置酒相款。盡歡而散。某鉅公酬以厚賞。百倍尋常。意在結鳳仙之歡心也。鳳仙既得賞。以奉搗母。無少缺。搗母大慰。自此益任其所爲。而鳳仙自得金後。又復以冷面向人。非心所愜者。不肯輕於一笑云。

蔡松坡軼事終

中華民國九年二月初版



（黃克強
松坡軼事）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四角

編輯者

冬天 饑 山生

印發 刷行 者兼

文藝編譯社

代售處

文
上海棋盤街
明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RESULTS



BRITISH MUSEUM
LONDON

1
200

77

